



梅山集
二十四

行狀



廿七

^16
2373
25



和
2873
卷28-25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行狀

贈持平趙公行狀 己酉

公諱完珪漢陽人 本朝佐命功臣領議政漢山府
院君忠武公諱英茂之孫南原府節制使諱璵之子
也以志節才學負望當世蚤中司馬爲朴醉琴成梅
竹兩賢所推重 端廟冲年嗣位人心危疑時大臣
皇甫忠定公仁金忠翼公宗瑞鄭忠莊公萃皆折輩
行而友公共獎 王室公一日訪金忠翼忠翼與諸
公方議國事謀及于公時鐵如意在床公一語而絕



一節蓋忠憤所激也癸酉三相公皆被禍公安置邊郡甲戌承後 命處絞八月十九日也公弟完珠從弟完敬亦同時死 正宗辛亥築壇于 莊陵象設之下祀忠臣三十二人名曰配食壇祭文若曰禮貴與享義取配庭餘三十人炳烺日星嫌遠葛祠詎近茅屋相將顧歆每年寒食一體君臣上閣下壇萬歲千秋長護玉欄與癸酉丙子丁丑死事平安道觀察使趙遂良等二百三十六人從死之神尚其饗之公卽二百三十六人中一人也已未 賜侑忠武公御製文有曰賢孫立懂家聲是式醉琴軒朴公後孫基

正識曰忠武公孫進士完珪殉節於 端廟甲戌與金節齋諸賢同就其芳真有是祖有是孫也 翼廟代理京儒金履赫等上言請 贈秩易名下該曹稟處禮曹判書徐俊輔回達曰趙完珪被謫邊郡竟受後 命其弟其子其從兄弟俱爲竄逐同時并命其實蹟卓節俱載於新續 莊陵誌趙氏一門節義咸萃千載之下不勝欽歎慨涕趙完珪雖入於朝士壇同參享祀而未及貤贈可謂 昭代之欠典多士呼籲可見秉彝之同心趙完珪先施 贈職之典 令贈司憲府持平卽戊子十月二十日也公墓失傳配

李氏墓在廣州退村水洞有二子曰範節俱以梅竹
軒成先生門人延禍父師并謫星州範蒙 宥還楊
州節僉中樞仍居星州範男允璫節男允璋允瑄澹
濟淑沆瀚允璫出稽稼允璋出稭司評允瑄出澹子
汝霖沆子一霖瀚子天霖稽子定國安國稼子忠國
司直匡國進士稭子淑淇參奉餘不盡記公以旂常
之名閎負公輔之盛望文章風節傾倒一世見國勢
綴旒矢心扶護忘身之爲韋布與并時忠賢駢首就
戮若子若弟同被奇禍乃其家庭教詔忠義成性視
鼎鑊其如歸蹈百死而不顧一門六人所樹立乃爾

於乎懿哉語云赴君難忠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
復何求公實有焉彼賣國販君瞞天譎人自以爲得
計者視公何如哉公貞心勁節只知有君父不知有
身家死後之配食榮贈何有於公哉公後孫基元從
余遊累請狀德之文余曰公致命遂志卽無所爲而
爲者詎欲與殉國諸賢爭名於竹帛哉然則泯然無
迹是爲至德亦何以狀基元曰唯唯否否世代寢邈
文獻無徵常恐湮滅而無稱余已耄荒口噤筆朽而
語及 莊陵事猶有未死之苦心獻歎煩醒不能自
已遂力疾而敘之用備永世之考信焉

贈左承旨鳳岡鄭公行狀己酉

公諱有禕字亨伯鳳岡其號也海州之鄭出自高麗
侍中諱肅入 本朝有諱易左贊成 贈領議政貞
度公自是珪組奕世名德相望至桂陽公諱希儉值
燕山朝與伯氏虛庵公遜世不仕 贈吏曹判書是
爲公五世祖曾祖大司諫 贈禮曹判書諱慎祖

贈左贊成忠毅公諱文孚以文武全才壬辰有靖社
勳昏朝有扶倫節考成均生員 贈執義諱大榮妣
全州李氏益城君享齡女 萬曆辛亥舉公于漢師
之壽真坊第纔學語穎悟絕倫執義公嘗舉數事以

試之公應對靡錯執義公大奇之稟性慈詳見奴僕
重被鞭扑必委曲救解且器量沈澁談笑不妄見者
期以遠到稍長僂知讀書覽輒成誦七歲賦扇曰生
風蔽風風伯失其造化贊成公愛賞不已曰此兒才
調非吾所及未及舞象作梅月堂畫像贊曰於乎悅
卿伯夷其流棄形全義遜世无憂梅芬山月鶴舞天
風遺像清高可起頑童文詞之夙就見識之卓絕已
如此與羣從兄弟同學依往者教人之規設數三條
約俾遵導率 仁廟乙丑贊成公以詩案被禍公隨
執義公移寓晉州甫弱冠絕意進取杜門闔修永謝

公車之業專心爲己之學取論語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二十三字書揭座右四子五經周流講貫尤肆力於洛閩諸書鑽研名理體驗身心夙宵孜孜殆廢寢食寤寐周程邵三子時或夢見蓋積誠尊慕默有所感通而然也事親愉婉承順少無違忤侍側未嘗怒詈臧獲有疾必手調秤水不解衣帶母夫人嘗呼語諸孫曰汝輩事父母能如汝父之事我乎事父母如汝父可謂孝矣致喪承祭情禮兩至篤友三弟同被連床和氣藹蔚及執義公歿年皆耆艾猶不忍許其析箸數百餘

口同宮而爨婦奴雍睦罔有蓋底方圓子姓分職毋敢私蓄貨財田宅絲穀之務一付諸弟使之經紀而已無與焉或值歉荒菽水屢匱而克保湛翁沒齒不衰治家正倫篤義規度峻嚴常曰惟禮可以檢制身心自古有家國者多忽乎此而馴致敗亂相尋可不戒哉彌慎內外之別勉勅子弟守闔門古義雖在幼穉不使同席而坐別製六訓用課男子手書小學用教女子是以閨門斬斬肅若朝典累世承述以家法見稱者自公始也律已務主嚴敬端居一室衣冠必正左右圖書位置必整造爰食息恒持戰兢尋常步

履不設惰慢恬澹固窮不以外物嬰情家人或語及財利必責之曰少壯而不能窒慾血氣既衰可能守在得之戒否終日言談惟在古今人行治絕不爲閒漫戲笑至若朝廷得失官政是非尤謹括囊之戒而理義關頭則亦未嘗放過是以值黨論攜貳姻婭友生或多風靡而公則毅然不撓惟尋得一箇是俾子孫弗迷於趨向素性狷潔見惡若浼小奚有淫邪者斥不任使鄉人回曲者不假辭色然至於接物則寬弘泛愛不存畦畛賢愚皆服其誠信居家以含忍爲德嘗言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吾雖不足以當之所願則事斯語也故畢生服膺在敬恕二字甲寅八月二十日考終于鳳岡精舍享年六十四方屬續氣息已微而神氣愈清諸子泣問後事公徐曰我無後事可言少無怙化意葬于州西青巖里電帶山子坐之原從先兆也後以孫相說追典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叅贊官配坡平尹氏忠義衛應錫女壺範貞靜于歸時母舅鄭桐溪先生戒之曰汝舅家家法嚴正善事尊章母違夫子是以佐公四十餘年恪勤不怠有女士風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附公墓左育

三男三女男長梓 贈大司憲次懋楫進士女適進士權斗陽崔昌基權以鍾孫相夔相益相說進士壽同知趙聖期柳渭新生員河世應妻長房出相元相玉仲房出相吉相虎生員相屋季房出教亨數亨權壻出崔壻无育漢徵洛徵次權出內外孫皆无慮屢百人噫觀人內行必先孝友而人於兄弟每患有不盡分處故漢之薛包僅止於自取荒頓唐之繆彤猶至於閉門自搗友之爲德尤難於孝公能推孝而友兄弟四人怡怡乎一室之中沒世孺樂終無間言苟非本之學問真知而力踐曷能獨厚於天顯之懿哉

尤齋先生聞而亟稱曰此古人所難而今乃創見甚可尚也李公如愚則篤慕風義千里命駕者數矣當世名碩贊述乃爾是公實德攸致也 顯廟乙巳 朝廷褒贊成公北關之績 贈官享祠又下錄用之 教畏齋李文忠老峯閔文忠兩公知公爲贊成公冢嗣有意薦引屢要相見且以書先施而公竟不一造以書替謝道其難出之意是公介石不渝之操也永矣邁軸學積行修而不惟不求人知惟恐見知於人嘗著無名公傳以寓其志蓋乙丑之變家禍孔酷丙子之亂國恥難雪以至於涪灘之歲則天下事有不

忍言者矣是爲公晦身潛養之本意也歟當其遜跡也婆娑邱壑或歌詠遣懷而未嘗示人後來收拾斷爛編藏于家嗚呼公承古家詩禮之教夙抱忠孝大節使其出而需世則施措注擬必將有可觀者而自靖不出息兌巖穴阨窮終身而不之悔焉尤可悲也然得於中者積之既厚則彪於外者久當愈顯如公者詎終於泯沒哉公之後孫鳳元托不佞以狀德之文不佞夙聞公風節不敢以癯病辭撰次如右用備永世之考信焉

海雲亭洪公行狀 己酉

海雲亭處三陟府之南擅溟岳全勝爲洪氏十數世攸芋亭固可稱而亦以人而顯也亭主諱啓夏字士沃南陽人鼻祖諱殷悅至版圖判書諱思禮麗季諱眞珠郡仍家焉於公爲十二代祖有諱淳海諱景業諱尙淵諱重濂卽公高曾祖禰也妣江陵金氏通德郎始敦女以 明陵甲午九月一日舉公公生有至性遊戲不違親教動止儼若成人見者咸異之母病革將進指血爲祖考所覺不果及葬仍廬墓值祖考喪以父居憂子不可居外徑歸事親壹遵小學逮丁外艱廬墓啜粥三年晨昏廟謁畢其生舉緬亦廬墓

三月事祖妣繼妣盡孝祖妣病欲醫技告窮公號泣
夜禱氣窒而入戶外有聲視之虎也低首振股若報
喜者然祖妣病忽愈人謂孝感所致弟益夏患痘幾
殊公扶抱禱祝經歲不懈弟賴以生而求異宮公嘆
曰我無繆彤之德安能止汝之析居從俗古人所不
免也然接屋共被無異同宮弟及弟婦并歿於癘公
躬護其殯罔或出避撫育孤姪若已出撤屋藏器待
其長成築舍居之如弟之初施教先於己子以才之
優也庀兩妹喪并用家財不煩夫家費力族人遠配
當贖而貧不能公賣田而與之贖一方頌其仁家故

饒以行善故貧然終不自悔屢空而晏如也儉歲守
宰憫其賢而將餓死厚周以米輒留數日食盡分諸
鄉隣嘗阻飢數日遠客有至者謝無以饋客出橐米
數升求與共飮公笑曰家不食有日君我可獨飽耶
客亦笑曰吾固試君也橐橐與之公命盡炊稀粥渾
啗朝夕仁及比隣而客亦不異供其介而通如此老
而鰥卜妾久乃知其前夫亦姓洪也卽出之隣族有
誣公不測者一鄉發公正之憤甚於已讎毀其屋逐
之公力止之不得其人來拜待之如常日渠直誤耳
恩可絕乎 正宗甲辰十一月二日卒享年七十一

葬于屈山辛坐有二配江陵崔氏燦奎女葬宮房農
葛里酉坐江陵金氏同樞聲重女葬孟坊壬坐與公
墓皆同郡也有二子仁博元配出仁協繼配出仁洽
仁悟崔啓穆妻側出九睦元睦仁博二子也公天資
近道惇行醇德暗契古人泣血終喪似高柴禱天得
感似許孜不畏救弟似庾袞掩戶自責析居厚產似
繆彤教養弟子不絕一息似鄧攸捐已財爲宗族交
遊贍急似侯準陰不言人長短得失責有過撻不悛
似陸子美居家質行似萬石君石奮割愛放妾似李
克蓋公以一身而集羣賢之行若斯以故嶺南號鄒

魯之鄉而皆自以爲洪公不可及或推以關東夫子
或延爲鄉禮飲射之賓如公者無媿爲孝友全德之
君子也公切既久而自鄉人士至竈婢耘夫田夏薨
窆莫不頌公賢始士林舉公實行聞于 朝至 正
廟乙巳 旌其閭曰孝子之門又俎豆于慕賢祠余
宗人也雅服其行治而常恨生晚不克覲德公後孫
志變屬余以狀德之文者已積歲年而癘病垂死罔
克涉筆又送從弟贊燮申懇不休仍恐風燭奄及終
孤至意遂力疾而書之如右用備永世之考信焉

三希齋柳公行狀

庚戌

公諱韜字仲運柳氏系出文化以高麗大丞諱車達
爲鼻祖由是世著名德爲海東華胄入 本朝有叅
判諱思璵策宣武勳封文興君孫諱仁培侍直不仕
寔公六世祖也曾祖諱天錫進士祖諱泰相通德郎
考諱德由縣監聘水原金氏興祚女以 英宗丁丑
十二月二十五日舉公于京第有美質目光射人耳
白於面人咸異之四歲就學縣監公教以跪公平生
不箕踞六歲隨縣監公并邑任所出見倡優戲曰此
非人所當見也自是不復觀非禮之色稍長讀尙書
至暮三百註單思默推忘寢食者二日盡曉其數素

貧屢空肄業塾舍距家五里每日忍饑往來以至耳
目無覩聞鼻中出血者月餘而不使二親知也十八
丁外艱情文備摯 健陵癸卯中司馬出入太學公
志氣骯髒於秉成者雖相迫不見於惡人雖久要必
絕以故與時鑿柄累舉不中第 正廟愛公詞華每
應製入對視遇如家人晝則 賜饌朝夕賜飯己未
臘月又擢泮製 特賜洞庭橘及藥魚曰供汝老母
仍教曰汝行當大闡庚申 上昇退公斷念進取銓
曹再擬齋郎未蒙 點癸亥母夫人疾革公割指進
血延一日之命及喪毀瘠幾滅性李度中倡栗谷先

生稱子之議老洲吳文元公要仍舊毋改往復中語
及尼尹父子事海西儒生發通館學尊稱兩尹爲先
正攻文元諸公甚力至發施罰之論不從者用秦王
嚇魏之謀公時處費倡言排之曰扶鑄之宣舉背師
之尹拯稱以先正詆斥儒賢者可罰也乃徧罰一遺
齋儒士論快之已巳雲坪宋公削逸齋儒欲鳴鼓公
曰不可是尤庵先生之孫也尤翁之神享在聖廡攻
其孫於賢祖之前心有所未安遂不叅庚午嶺伯尹
光顏英陽縣監曹錫倫毀朱子祠裂尤翁影幀公與
齋儒捲堂 上命本道覈實諭諸生入公不可曰士

子平日不能見信於 君父致有行查之 命且查
啓未入之前乃多士待勘之中寧可以入耶夏啓所
懷 上曰行查本是朝家事體以此捲堂而去過矣
亟 命回啓而曉諭勸入公與洪秉鼎數人獨不從
至尹曹屏齋然後乃入甲戌午人欲伸蔡相濟恭稱
以萬人疏不待太學謹悉而伏閣公倡諸生鳴鼓首
倡者聞于政院曰此疏不經館中謹悉勿受也以故
事遂寢乙亥午人使嶺儒潛通太學受謹悉公知之
與西齋生盡罰通下儒生其徒曰蔡公之罪何如而
子敢乃爾公正色酬答不少挫館隸羅拜於前曰一

線義理賴公不泯然公雅操謹飭太學有事非關繫
義理者必察影辨幾先事而避事訖然後入入則靜
坐劬書不肯隨衆紛紜入是非叢中識者聽之 憲
宗癸卯以回榜除僉知中樞五衛將乙巳六月十四
日卒于高陽白石之正寢春秋八十九葬于同郡沙
里大面長川負壬之原從先兆也配蓮城李氏考進
士聖簡一男會豐以篤孝稱爲世父后先公卒五女
適吳始欽李文福宋欽俊李敦元李休會豐男汲泌
沆濂濬女適沈能嗣尹栩成定鎬宋秉魯公命沆尸
祀餘不記公集 皇明諸史合爲一編做綱目例用

寓尊攘褒貶之義又集程朱退栗諸先生闢佛之言
名曰斥邪正論并及西洋邪說劈破源委入蓋後手
抄朱子大全退栗全書常日閱覽抄東國史迄于
英宗而致詳於辛壬士禍焉好讀三禮聚宋 明諸
儒周禮註說爲上下編畫渾天圖考星辰之變分野
之別畫坤輿圖考山川道里海島風氣又有詩文散
稿若干卷公髫齡縣監公教以小學孟子書曰人家
子弟幼時八頭必以經傳則縱不識意味禮義忠孝
之說慣於耳目與年俱長則鮮有誤入者故公之所
學本之六經如誦已言常云士不融貫於禮則觸處

壘碍雖業公車戰詞藝必以洛建及國朝先正之書爲終身家計然後參之史家諸子文主馬遷昌黎而旁及西涯陽明詩祖少陵青蓮而近法石洲農巖兵學律呂醫藥卜筮衆技之屬皆能茶飯解說又冥按國內山水之選以闢廣耳目恢拓襟襟晚而喜易必主本義以千周爲度及期頤不少弛其見於庸行者冬不爐夏不扇向日月不敢僂旋少吸煙茶中身究極其害絕不近口常夙興夜寐不敢偃仰暇逸事親奉先殫厥心力在親側嬉笑怡悅無愁戚之容素惡飲博見人有爲者茫茫然若將挽已曰世間豈無

可爲事而乃爲此耶四時省親墓必號哭過哀如南軒松江之爲篤老如一日及喪配有勸卜姓者辭曰子婦足以供衣食豈宜因自奉僂宜啓亂家之漸乎事立竣務盡恭敬吉凶爲禮稱家有無圭竇中憂及王室繞壁不寐或謂匹夫憂在八口何暇及王室耶公曰士當先天下之憂寧可一日而忘諸且匹庶憂樂係國家安危也嘗論湖洛名理之參差曰朱子說性相近之義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指氣質也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也朱子斯訓約而盡奚爲紛然相持迄不爛

漫也其於性命大原見得真切如此嘗占龜策遇貴之初九曰吾終身未曾到達官門飲一呷水禮園不近接有勢者亦未曾借人車馬此所謂賁其趾舍車而徒也雖平生久要貴顯則無相關涉惟與臺山金公邁淳邱隅金公基敘居觀齋沈公文永契好舛摯得諸觀善者爲多云古人云時隱者時當隱而隱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亦有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亦有身心俱隱民無得以稱焉若夫東方朔爲朝市大隱然猶未免逃名之累未離乎隱之跡也公藏名庠序五十年不矜不昧處順循理與物無私髦士

覲其德泮僕習其化是所謂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無所事乎肥遯而占其幽貞斯乃身心俱隱而泯然無跡者也不佞服公風誼甚熟公亦不鄙許爲知己白石距鄙巷幾半百里公年迫九旬徒步款扉存問死生源源相樂沉齋公遺事謁不佞以狀德之文噫轉眄之頃墓草已五宿矣感舊嚶咽詎忍以癘病辭抑公行治可書者難以更僕數而神魂遁喪罔極殫述微顯闡幽用俟後世之子雲堯夫云爾

壺隱崔公行狀

庚戌

公諱尚岌字平甫崔氏望海州者自麗朝文憲公諱
冲始顯至文清公諱滋忠憲公諱有滄益昌大忠憲
之曾孫曰書雲副正諱廓 光廟丁丑以 昭陵外
祖及於禍其子諱崙亡入小白山與聞錦城之謀及
錦城被禍晦跡以沒崙生諱厚根厚根生諱澄放浪
山水咸有金東峯高致高祖諱應亮宣傳官 仁廟
丙子以墨衰扈 駕錄勳自黜用事不復仕亦以孝
聞曾祖諱英彥金山鎮節制使祖諱致河都摠都事
考諱弘瑞訓練僉正妣密陽孫氏郡守湜女僉正公
蚤卒無嗣取宣傳公長子英益曾孫爲后卽公是已

英益亦業武官訓練主簿己巳之禍失其職退居抱
川子鎮泰孫仁瑞僉樞僉樞聘公州李氏海甯女以
肅廟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舉公于京第有美質學語
知讀書切問稍長好禮能展謁祠墓十一歲入后僉
正公其日晨起辭所生先墓墓距家稍遠有大虎當
墓側公畧無懼意省畢下家家人責之公曰心存省
墓未暇畏虎就外傳受小學每日鷄鳴而起盥漱問
寢而肄業王母惟疾是憂輒解之曰爲學而成疾則
聖人豈爲書以垂訓耶然亦少寬以順其意焉旣勝
冠知舊多勸武且將有門蔭通薦之議公不肯卷入

壺瓶山下自號壺隱息影塞兌專意向上與諸弟同處一壺事親盡誠御家崇禮祀享一依文公家禮壬申丁內艱哀毀踰制啜粥三年癸未遭外艱感異夢得吉兆以葬之四時必祭祭必浹衣大帶晨必謁廟出入必告邵齡猶不廢尤謹守法以牛酒有邦禁斷不自奉祭必代用他物平生蔬糲僅充不以滋味自養曰少家貧於吾親甘旨不繼今何敢自厚其身也諸姪貧不能嫁娶者皆備資裝俾不失時姊金氏婦蚤卒無育爲之置田用資芬苾既立嗣以其田予之閨門之內常肅如也無嘻嘻之吝交朋友忠信篤敬

樂道人之善鄉人欲薦其行義公辭卻之於是士益信重與有心齋李公和甫爲麗澤友講究經旨涵養省察嘗謂七情之發怒最難制須是以理勝之因取陳白沙忍箴揭諸左右嘗有梟鴟入室公曰噫天降咎徵以警我也因箴以自省曰我不孝不弟而和氣失歟自欺其身而邪氣間歟子欺其父而乖氣生歟婦欺其夫而陰氣勝歟不省吾身而招妖孽歟心不正見不明而事不敬歟嗜欲無節害人利己而致不祥歟以此七事夙夜反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恒言吾終身得力在論語一部若其講學則得諸夜氣之

清明者爲多又曰人所同然者虛靈之本體也晨興
盥櫛整衣冠讀聖賢書便是明此心之要道也暇日
設射觀德或登臨賦志陶然自樂然每論時務必曰
今俗尚浮華當用夏之忠識者以爲知言 正宗辛
亥十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朋友皆咨嗟慟惜曰能
使人不敢出非辟之言者崔某也金公履鏞稱之曰
平甫窮居爲學而名聞隨之猶玉蘊而山輝珠藏而
澤媚也葬于抱川治北佳幕洞坐戌之原配原州李
氏府使世興其考也仁孝勤儉媿德無違祀享手具
羞不任婢僕待宗族隣里咸有恩義生先公四年歿

後公七年附公墓左生三男二女男胤慎胤恒胤性
進士申百祿士人李漢章其女婿也孫男宗完女尹
濯胤慎出也宗亨宗吉宗哲宗周宗喬胤恆出也宗
漢宗濂李載煥李栢秀徐大淳妻胤性出也競模赫
模李箕達韓永秀妻申婿出也崔命厚沈公宅妻李
婿出也謁余以狀德之文者宗亨男命憲也亦以文
學傳家公天稟近道早志爲己之學言必稱仁義行
必本孝弟見善從之聞過則改不由師承獨求諸小
學四子等書其學以誠敬格致爲節度以己百己千
爲究竟法以故真積力久路逕不差觀於其遺編可

見矣公素不喜著述有誠身敬身自警改過等若干
篇拳拳於變化氣質之方奉先刑家之道而於孝弟
之行改過之勇尤致意焉程子言自灑掃應對上可
到聖人事朱子曰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
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公
其有見於此者歟使其獲親有道充闡志業則其所
造就詎止於斯哉然其視僂儂皎厲好高自大撐眉
努眼務自主張突過先儒上頭而身心性情之發
用彝倫之間顧不馱衆心者相去不亦遠乎楊齋李
相公嘗識公學問行治欲撰述誌狀爲不朽圖而未

果今命憲屬之不佞忱誠孚感有不可以癘病辭就
其家狀遺事刪繁粹要用埃立言之君子

輔德尹公行狀 壬子

左諭善信庵尹公以醇德邃學爲 純廟賓師有三
胤仲曰諱久東克趾先美守約終身爲士林矜式於
戲懿哉公字稚恒其先仕麗朝三世封海平府院君
子孫因籍焉入我 朝知足庵諱忭官軍資監正以
靜庵趙文正門徒坐黨錮後 贈領議政海澄府院
君是生諱根壽文章學問爲 穆陵宗臣嘗入中朝
辨朱陸邪正策光國扈 聖兩勳官至貳相海平府

院君 贈領議政諡文貞於公爲七世祖也高祖諱
端可圃署別提曾祖諱聖冕 贈吏曹參議祖諱源
贈吏曹參判皆隱德不仕信庵公諱得孚聘龍仁李
氏正郎普萬女 英宗甲戌正月九日舉公于仁川
寓舍自在童中疑重如成人嬉戲多出人意表丁巳
遭內艱己未又丁信庵公憂哀戚踰制服闋不樂赴
舉以伯氏命強赴辛酉式園擢丙科壬戌連拜注書
成均館典籍兵曹正郎司諫院正言弘文館校理兼
正宗實錄記事官癸亥復拜校理上章論趙德隣之
罪略曰德隣之凶疏逆節一世之所知也其曰兄不

兄弟不弟者耆輝之所不敢道也其曰掩涕登阼遂
專聽斷者亦鏡夢之同一心腸也其他誣 聖射天
之罪無非凶慘渠雖梟獍何忍北面事之而至此極
也臺臣所謂先唱於光億嚆矢於麟亮者卽其斷案
諸賊伏法渠獨漏網今臺疏峻發已多日尙靳 俞
音臣竊惑焉伏願 殿下亟賜處分以伸公議焉旋
陞獻納乙丑除京畿都事丙寅陞司諫司憲府執義
丁卯除司成復拜執義時三司請罪金鍾秀公辭曰
昔先子觸忤權門舉朝聲討闔門將堪親戚知舊株
連是懼絕不通問金公無一日之雅而爲之登對救

護常所感恩今於聲討之章誠不忍挺身參列遂屢日違牌時論多之尋拜書狀官蓋朝議疑公引避欲因此試觀其去就公辭疾不赴在伯氏連山任所有修撰 召命辭不赴戊辰庚午出入三司轉侍講院文學掌樂宗簿正通禮院通禮御營郎廳辛未除順興府使壬申辭遞癸酉甲戌連除弼善文學司書或兼館職乙亥出牧濟州濟州水陸二千里力疾赴任爲治教而後罰吏輩年少者命以暇日讀書講製課試能否丙子漂船數十隻來泊州境先是漂人之留境者供饋饌需及越海糧資必豫斂於附近民戶啓

請後以沿海邑儲置米劃償於民每戶所償不過一二斗而往來程路殆數百里故民寧失不肯受仍作官用其來已久而許多月接濟之費合爲八百餘石公特設拱被庫以此殖利供用更不得收斂於民束吏撫民恩威并行捐廩減俸鰥寡有賴進上封裏雖祁寒盛暑必終日冠帶無散容朔望賀禮必趨雞鳴盥櫛整衣冠以待之者終始一揆耽羅人稱公行治爲近世第一丁丑入爲工曹叅議遷承政院同副承旨俄陞右副已卯以大司諫出監定原縣新經兵火城池頽廢縣學荒圯居民流丐者十而八九虞勅錢

還捧不敢歸公悉燒其券而曉諭之於是遠近咸歸
稍復其舊勅錢凡數萬兩往復巡營設計興利以充
其數城堞將臺學舍皆增修改觀數載治化大行故
事知縣初赴任必納公狀於兵虞候後世法廢虞候
雖華閥世族知縣不冑下禮時西北人適爲虞候而
公盛服謁見執禮惟謹或曰何自卑如此曰爲其官
上下耳門地非所論也沈相公象奎按箕藩褒其聲
績濟尹見闕將請於朝以公填代而惜廟堂之徑薦
他人也李相公存秀判吏曹薦擬輔德而蒙 點大
臣謂莅任無幾迎送爲弊特請還仍箇滿大臣又以

弊局蘇救不可付之生手 筵稟加年從民望也公
決意遞歸至被對吏癸未復拜輔德八月二十日卒
壽七十葬于長湍長縣內板浮里新基負癸之原元
配全州李氏考正言明濟繼配南陽洪氏考宗郁有
女士行男綱烈女適監察徐健輔趙憲植元配出也
綱烈蚤歿琤烈琮烈繼配出也綱烈男致學亦歿女
洪永周宋知仁庶出男致敷徐婿男敬淳今直長綺
淳泰淳公忠厚簡默外柔內剛雖當倉卒無疾言遽
色非疾病必整冠危坐教子姪嚴立規度少有過失
雖已冠輒施楚撻對後生諭之以孝悌申之以問學

婦女切戒侈靡族黨咸盡敦睦婢僕恩威并施義利之辨淑慝之分必一刀兩段無所依違苟不固知言明理亦何以與此哉酒戶甚寬少時携書山房有一衲與隣接士人多發悖慢語公乘醉杖之幾死僅甦信庵公聞而切責之公自是不復飲晚與昆弟分門僑居於白門之內宗姪之第庭無間言數十年如一日釋褐以後冬不燃炕臥處床榻簞粥屢空人不見戚嗟之容無名之餽雖絲毫必卻之立朝數十年於一切芬華勢利泊如也不尋終南之徑不附青雲之士嘗曰昏夜乞哀圖占進取吾所不忍厭煩守靜蕭

然若寒士亦不以清刻爲高對人接物溫厚誠敬人之從公遊者如飲醇醪居官利澤浹人奸猾自戢凡所施爲必以損上益下爲務故所至有去後息在定邑衙客造一裘以送于子舍直不過十金公呵之曰吾家世清儉此物胡爲乎哉子弟聞而識之自此身不近毛具破服襤褸俾官僮捫蝨李相公存秀常稱斯事曰同符於子路之不耻有來求科費者公依其所求潛致其家或曰旣副其願何不令渠知之公曰渠所謂科費者不過瞞其父兄圖占曲逕之資耳吾在父兄之列豈可聽其所爲耶典二邑自奉不改平

昔享先接賓極其豐腆屏遠聲妓不接耳目有畏人
知之清爲吏民所孚感而不忍欺焉居家實行立朝
風采有如此者平生以乞墦爲羞踰墻爲賤者尤卓
犖可記要其所存所守非直傳家庭之詩禮是所謂
舉世溷濁清士可見者歟金公載瓚李公存秀高其
行將甄拔大用而未及焉然豈不曰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云爾歟近齋胤子朴公宗輿謂不佞曰斯世亦
有不怕餓死者尹學士某是已不佞曰死生之於人
大矣而此公之獨不怕死以守身爲大爵祿不入心
貧賤不能移者也若是者無愧爲身全名完之君子

也不佞與公家有朱陳之誼慕悅有素琁烈以家傳
見示謁狀德之文詎可以瘡病辭力疾泚筆用述世
系爵里行治生卒之梗槩如右而不敢爲媿辭溢語
用傷公遵晦之素志九原可作則公必莞爾而笑也

贈童蒙教官朴公行狀 壬子

俗離爲湖西羣山之宗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至清
州而當靈淑之氣盛而不過往往多賢哲徽躅有若
貞節公華齋朴先生遜于清之木瓜山至諱昌模隱
居行義於其間卽所云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於乎休
哉公字德厚其先出自羅祖至諱彥昌以王子封沙

伐大君沙伐卽尙州故號而後孫仍籍焉圭組相襲
名德間出而商山府院君諱侶最顯於麗朝入本
朝有諱良生吏曹判書五傳至諱光輔隱德不仕與
弟輩齋公并名高祖諱時龜號薇峯以學行稱曾祖
諱尙泰祖諱師天考諱肇新世篤純孝綽楔相望妣
金海金氏楫海其考也以英廟二十九年癸酉舉
公三歲而孤靡所教督自知爲學事偏親有至性菽
水不給而志物之養靡或有闕母夫人有疾而劇公
齋浴拜天祈以身代又斫指血以進獲延數日又患
蛔甚急醫云當用山雞而無可求忽有飛雉入庭執

而供之病遂已人稱孝感攸致及丁憂哀毀幾滅性
孺泣嬰哭哀動傍人吊者感歎曰吾黨中事親盡孝
者朴某一人而已將筮幽宅不問堪輿家親自揲著
用定吉凶有虎忽來以足攫地有若指點然公曰穴
必在是遂行襄禮三年居廬不食菜果服吉路逢軟
肉吞聲飲泣曰先慈之所嗜也庚辰二月四日考終
于正寢享年六十八翌月附葬于道城先兆枕西之
原遵公遺志也公天資近道居恒簡默而接人渾是
和氣臨事不作皺眉燕居不設散容怨尤不存于心
臧否不出於口而聞人善行心好若已有先瑩之在

遠近者罔不躬往展省置田供香火豎石備墓儀先
墓位次有歲久無徵者公寤寐傷歎不敢暫忘夢公
仲父詔曰先墓誌石藏在巾笥何憂之甚也公覺而
異之搜檢舊篋果得山圖曉然無疑其至誠感通者
如此公以早失所怙未及受衰爲至痛於先公下世
之周甲日始行追服食素枕苫如始喪日三上塚哭
必盡哀以終三年平居必早起盥櫛正衣冠先謁家
廟仍及親塋不以寒暑而廢墓前當膝處成曰焉祭
羞稱家有無而務極蠲潔雅言奉親祭先不可使人
爲之躬莅鼎俎親視糝爨思其所嗜竭力措辦用蔽

陽子布衣帶承祭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公晦身草萊而憂愛根天聞 元子誕生先隣里設
酒饌邀鄉父老歡樂曰邦慶飾喜詎後於人此乃橫
渠之意也待宗族無親疎各盡恩愛常以禮義廉恥
孝悌忠信等語諄諄警誨亦嘗慕韋家古事成花樹
會檢身節用量入爲出處順循理必要安分雖值窘
乏罔或苟貸於人兢兢乎傷廉害義而若見反道悖
德者則不少饒假慎擇交遊觀善切儆教子孫以義
方御臧獲以寬曰奴僕者祖先所遺是亦人子可不
善遇公於經史靡所不覽而酷好聖學輯要篤信粟

谷如神明嘗考五聖十圖畫聖學道三幅用寓欽慕
又以大丈夫行身處事當如青天白日十三字書諸
壁上用資觀省曰君子存心當如止水徹底其清雅
誦朝聞道夕死章服膺而有得焉嘗聚村秀才子於
道成村嚴木亭討論經學或試詞藝有沂雩詠歸之
趣過者指點而興慕焉常慥慥於移風易俗取藍田
石潭鄉約附以己意擬行於一方而未就惜哉所著
名理述而不作亦可驗其造就也詩亦敦樸有理致
非梳蠟藻繪者之比而散佚不收晚年沒韻賦詩百
餘句用成一帙且著戒子書活國壽民之道生養死

祭日用常行之方靡不槩及詎但爲公一家則哉公
之所貴卽殷之所尚渾金璞玉彌潛而彌真若以文
辭而求公則豈非淺之知公平公配安東金氏通德
郎東詰之女上洛府院君方慶其先祖也生三男
熙敬次熙甲熙潤各有男女而皆幼公生於法拂之
家躬行孝悌追服一事雖不見于禮而情之所至禮
亦隨焉遷就於情禮之間而不失其正者歟孝始愛
敬之方終極哀慕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故曰於
蓼莪見孝子之息養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斯所以
爲萬善百行之本也鄉人士誦慕不已聞于 朝已

亥 贈公童蒙教官君子曰是靡足以稱公德也然
外至者何與於公哉公取以忍爲德之義扁其室曰
忍窩學者稱忍窩處士公之孫聲遠從吾遊屬以狀
德之文公與吾先子生同年卒之月日又同愼我感
慕有靡敢以耄癯辭且服聲遠苦誠力疾泚筆敘次
如右用俟知德之君子云爾

安谷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重明字子文其先慶州人也有諱周佐
高麗尚書著勳勞封于牙山子孫仍質焉至門下侍
中諱邕號鈞隱入 本朝遜于牙與圃牧諸賢齊名

有孫諱原生司憲府掌令 贈大司憲生諱宗誠縣
監三傳至諱陟文科府使寔爲公五世祖繕工監僉
正諱壽鵬 獻陵叅奉諱仁佐諱俊軍資監正諱嗣
金卽公高曾祖禰也監正公有二配坡平尹氏生員
傑女尙州金氏鴻女金氏舉三男而公其季也生稟
異質聰慧絕倫受業於益谷李公承壁李公期許綦
重同學羣童強令掩卷則獨向深僻處沉潛誦繹髻
齡文辭驟進以駢儷魁東堂試掌試者以童蒙降第
二自是華譽大播辛卯中司馬公雅慕名節志氣翮
翮及見 皇明屋社乾坤已毀激昂感慨如不欲生

語到 皇朝輒嗚咽流涕 顯宗丁未 大明人陳
得林寅觀等漂海到耽羅言 永曆皇帝方保有一
隅克紹 崇禎之統廟議押送燕中公不勝痛惋後
值閏旱 求言公居洋齋應 旨抗章請建 皇廟
曰壬辰島夷入寇蹂躪我列郡魚肉我赤子灰我
宗廟辱我 陵寢而幸賴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
竭天下之財勤八年之征討復三韓之疆域興我滅
國血我 宗祧者秋毫皆 帝力也蒼梧駕遠赤縣
土崩日暮炎海波沒龍舟而園陵灰燼香火淒涼嗟
我 神宗如在之靈尙何所依歸也陟降之靈其眷

戀于東也審矣伏願 殿下思吾東再造之洪恩推
先王服事之至誠擇淨界而建廟俾禴祀而長存則
不惟舉國之人皆有所悅服 宣祖大王在天之靈
必悅 文孫之繼志 先朝臣民八地之魂亦喜吾
君之有後 上下其事議者托言天子之尊不可祀
於偏邦又以祭儀爲難遂格不行 上嘉其志特拜
顯陵叅奉庚戌疏陳胥吏之弊 批以嘉尙又進列
邑時弊八條辛亥陞廣興倉奉事壬子五月二十一
日考終于正寢去其生乙巳八月九日爲五十八歲
墓于木川馬望山壬坐配金堤趙氏僉樞涵女舉一

男一女男長新女適朴榆根繼配春川朴氏峻之女
亦舉一男一女男長植女適尹之衍長新二子潤實
潤五二女俞舜元金聲肅長植二子潤龍潤元女李
壽麟齊相齊機潤五出齊機出後潤龍餘不盡載公
稟性貞直器度寬弘窮居蓬蓽而常存心於世教民
生每見乾溢成灾輒繞壁明發或蹶然而作圖所以
消弭之方屢封章論事不嫌其出位公程文各體俱
臻其妙講製恆居上游屢蒙 天褒而竟厄於公車
罔闡先憂後樂之志惜哉公幼而好學詩書百家靡
不鑽研尤精於象數兼通五禮士友多就正焉發爲

詞章舉多思漢之什可以備風泉之亂後承收輯斷
爛而印行于世卽存十一於百千者也然丁未一疏
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亦焉用多爲哉尤齋宋文正
先生獎公疏曰此世此言出於此人不可無嘉尚之
典又云朝議不一故卒不行然 上意以爲是故官
其人愚嘗謂早晚有成寒水齋權先生曰華陽之事
非吾義起先師於三學士傳末曰進士李重明上疏
乞立 神宗廟以時議之不可行心常慨然至於在
島時告訣以 萬曆 崇禎兩皇帝廟事有所屬托
云嗚呼及甲申 大報壇萬東廟之成卽公一言有

以啓之而公爲 皇朝滿腔熱血於是焉見就何必
於吾身親見哉古禮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昔聖
王之施於人者猶然况我東之於 皇朝乎或有以
藩國之爲私恩立廟爲僭然 皇祀未殄則固爲非
禮也今則 九廟之不血已久顧何害於義起乎且
大明集禮親王亦祭 仁祖而樂歌壹遵 太廟靡
所降殺則臣子之祭君父子孫之祭祖先其義一也
大報之壇卽遵祭天之禮而爲其慮患則壇與廟等
耳苟知其無他直廟焉可也斯義也農巖金文簡公
說得真正自契公建廟之論也至若 萬東之廟又

有言陪臣無祭天子之禮夫 皇朝旣視我以內服
且神州陸沉腥臊并御而戴 大明日月者猶有吾
邦吾邦之羣黎百姓皆 大明遺民耳以遺民祭舊
君如滑州之於堯靜江之於舜會稽之於禹楚人之
於昭王皆懷德而報祀揆以神理人情豈非不可以
已者乎詎可謂無稽哉若壇若廟皆權輿於公之一
言則無愧爲 皇明忠臣於乎休哉 正宗丁巳
命編尊周錄而特載公名 純廟丙寅享公于天安
安谷鄉社安谷卽公攸芋而因之爲號者也華泉李
公采題其額曰龍溪書社寔芝村李文簡公遺意也

淵泉洪相國夷周爲作公贊曰陽秋一部日星吾東
孰其闡之大老之功大老特書曰有李生暨三學士
併樹厥聲瞻彼北苑載屹 靈壇公與有榮赫赫琅
玕嗚呼烝民首章之義可驗其彌久不泐也公歿餘
二百年尙闕狀德之文公從玄孫心永始述遺事公
玄孫周錫送其孫仁模請述公行治不佞誦服公風
節夙矣及讀公疏彌不勝曠感不敢辭以瘞朽遂力
疾奮筆敘次如右用俟知德之君子云爾

疇巖李公行狀

公諱義秉字在心初諱商濬字士衡號疇巖系出

璿源 世宗別子廣坪大君章懿公諱璵爲始祖是
生永順君恭昭公諱溥賢有名其曾孫諱漢始離籍
爲郡守 贈判書三傳而至郡守 贈領議政諱郁
有兩胤僉樞 贈吏曹判書諱厚載右議政完南府
院君忠貞公諱厚源判書公生司憲府掌令 贈右
贊成諱迥卽公五代祖也高祖郡守 贈領議政諱
重輝曾祖領議政惠定公諱濡以才猷德望爲 明
陵蓋臣配享 景宗廟庭祖縣監 贈吏曹判書諱
顯應考吏曹判書文貞公諱最中妣咸安趙氏開城
留守 贈左贊成榮福其考也 英宗辛未七月七

日公生于漢師之壽進坊寓所天分穎悟七歲已知
讀書不待策勵而自底就將十五從學于素心申公
申公期待公綦重每教以小心謹慎辛卯文貞公椿
棘北塞公驚皇病發三月而後始瘳癸巳中生員乙
未遭內艱 正廟壬寅二李之獄起文貞公被兇徒
構誣禍將不測 上以己退之人特傳生椿棘于楸
子島將行顧謂公曰遭罹雖罔極以斯事去瘴海樂
地也公蒙賤者服肩文貞公獲輿出次青坡驛隨之
至江上金吾郎喝令舉碇不許公登船至於越海而
子父不相接兇徒素憚文貞公言議剛直既謫公而

猶必欲殺之承望風旨者折辱無所不至百道譏訶
津路梗塞公爲探棘中安否躬行商賈之事竭心力
冒危難而竟不得通問望海痛哭而還處墓下陋室
每晨夕登山南望再拜涕泣禱祝甲辰秋忽夢日落
心動卽夜啓行到靈巖地承幽音氣窒移時而甦乞
邑倅奔喪倅始牢拒感公孝許之及至棘外鎮將以
無 朝令禁不得入謂鎮將曰鎮將獨無父耶父子
死別三年生不得拜膝下死不能哭柩前是豈人理
乎叩胷呼天欲自裁有一卒潛告曰公之純誠感金
石吾雖獲罪亦不辭也仍推公背入哭擗昏絕者累

島氓莫不吞聲返而藁葬仍廬墓編藁塞牖雖家人
不得見其面嘜素泣血三年如一日喪期雖盡而猶
居坏室晨謁廟每展墓歿身哭常語子姪曰吾罪惡
貫盈海棘三歲有疾而不克嘗藥易簣而不克飯含
是爲天地間一罪人吾死後勿爲飯含少贖吾靡逮
之痛也入島日訊有未命與否居停主人曰未有他
命只遺一箠而教曰待吾兒至傳之此名扇子公受
藏而未解其意以爲至恨每撫扇而泣常思文貞公
所嗜不能進於棘中者愛不近口見其物則流涕非
衣惡食苟度歲月非直不與宴樂而已丙辰將顛冤

公矢言曰上徹文章常夜寢時置我腹上至百日不
墮褥茵可驗微誠文果不墮竟能仰格 天聽幽冤
畢伸苟非至誠攸感亦何以與此哉 純廟元年復
二李官又 賜祭文貞公繼蒙節惠之典幽明之間
無復餘憾而公矢心自廢壬戌授中部都事甲子再
除義禁府都事并不就親友多勉出家人亦有言爲
貧之義者公堅持不撓甲戌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
疇巖本第享年六十四四月葬于廣州宮村先兆配
驪興閔氏禮曹判書百興之女謙慎重厚周達事理
有女士風生先公一年歿先公二十五年始祔葬先

瑩後合窆公墓舉三男二女和淵蔭府使好淵友淵
女適尹輔一金近喜莘淵巖淵陶淵武科縣監側室
出也府使子寅清女縣監趙鎮文進士金豐喜好淵
繼子寅穆女適叅奉安膺壽友淵子寅軾叅奉寅穆
寅赫寅轍女進士宋宅鎮進士權禹善金景喜申樟
公姿性昭朗器度端潔形軀短小而精彩動人於孝
尤天植文貞公素嚴不以公晚生而或弛於教公夙
宵洞屬先意承順有小失文貞公輒對案不食公悚
惕席藁文貞公食然後退文貞公慮公脆弱受病躬
察其動靜公急屏燭就寢即起進文貞公所潛俟起

居夜以爲常文貞公素善病公晝夜不解帶日用所
需不使人替勞文貞公或當餐不豫公必入廚親具
甘旨加匙而乃已人或贈遺雖微物必稟文貞公而
進退焉趙夫人病革公常夜禱天形色焦枯遂成痼
疾及居憂嚴禮防不入中門焉嘗三復入孝出悌思
貽父母羞辱之文一念明發斯須不弛收輯先世筆
蹟及文貞公心畫手自作帖爲傳家寶藏事伯仲二
父如事文貞公與姊氏友愛篤摯衣食疾病必爲之
先憂及姊婚歿公躬往嶺外奉護姊氏賴以存全施
及宗族務極敦睦從姪伊淵早孤靡依公愛育如子

爲之營產俾自成立宮村有社倉卽惠定公所創也
文貞公增廣其規春秋斂散而名之曰共年困公修
舊起廢圖所以救菑恤患是所謂猶可驗之一鄉者
也羅州義士李東赫爲文貞公死於壬寅公述其行
錄廣受士林文字用圖不朽是皆孝之推也居恒簡
默峻正而處事以約御物以寬待人以和故無賢愚
貴賤咸得其權自幼時聰明殊絕應口誦書而文貞
公每加楚撻公益警策勗業最好讀論語歷謁并世
羣儒搗染熏陶以故律身御家軌範森然暮夜獨處
亦儼若對越無散容惰行不向日月便旋不食家畜

雞犬及私屠肉體文貞公遺法也晚年荐哭逾理對
秋陽金公箕慮願其無咍金公曰吾生而祭親當竭
誠力死後不及生時故不願違死公欽歎不已臨終
手畫古木贈金公曰服公之孝願以百歲爲期其所
相契者深矣篤於故舊與潁西任公切偲以道義嘗
會講小學直弼亦與焉讀到父子之倫嗚咽不成聲
意謂適然至畢講而靡時不然不惟對文字雖尋常
酬酢偶及文貞公事輒泣語到古今倫常之故亦每
臉法見者爲之愍惻是可謂終身慕者歟夫孝者所
以能自盡乎其心盡其心則見于事見于事則不期

感而能孚感非一日之効也公則夢日落而戴千里之星格天心而復七日之雷其所以積誠致感者豈冰魚雪筍之可比哉且含恤茹痛畢生自畫三命不出一節靡渝以靖獻于先人者可以扶天經而樹風聲若是者真朱子所云活孝悌也當與廖北郭劉屏山曠世而同歸而公嘗述詩托知音于農巖金文簡公其所自况可知也往哲有云父母之與其身受以無虧天地之賦其性養以無鑿兩全而復之方可謂得其所歸公庶幾焉於乎休哉以公地闊聲望濟之以文學經濟苟不阨於世禍則足以黼黻皇猷彌

綸世道而事乃大謬覆盆回照之後若使薦拔得致於講筵臺省之上亦必有名論風節可以爲一世矜式而不少槩見齋志而歿豈非命耶公少治博士業爲辭章敏速往往操紙筆立就晚好詩律調韻通亮論者謂可觀性情題其稿曰木石草木石云者因禍患而自名也不佞奉教于床下者十數年偏蒙公知愛臨歿命胤子屬後事于不佞不佞何敢當是寄哉公嘗命不佞撰文貞公言行述固以托名爲榮而竊懼其人微遂負公至意今公諸孫又述公遺事請不佞爲狀顧瘡病無文於餘人猶不敢况于公哉然願

一得當以効公終事用舒慕悅者久矣是以忌其謏
陋紀述德懿恐傷素日懼溢之戒不敢不兢兢庶可
藉手而拜公於九京云爾

默軒奉公行狀

公諱汝諧字和甫奉氏貫河陰以高麗左僕射河陰
伯諱佑爲初祖至諱天佑值忠肅王入元調護世子
盡忠諡文謙是爲公高祖也會祖諱文版圖判書祖
諱由禮八 本朝爲吏曹判書考諱楫兵曹判書判
書公娶慶州李氏文忠公繼孟女以 永樂己亥八
月十五日舉公于高陽里第公性質溫粹才藝穎達

髻鬣已如老成人與成公三顧兄弟受業于文愷朴
公仲林之門朴公愛其器局可以大受以其子妻之
公與醉琴朴公年齒少差而志氣昭合相許爲知己
居恒恬靜寡默終日端拱鑽研經禮廟堂聞其名薦
拜司饗院別座公不卑小官而壹心營職望實俱著
廷議將大用逮六臣謀復 上王事覺被逮醉琴之
弟耆年亦在庭鞫言汝諧預謀自言佩刀入闕有拒
者將刺之臨刑醉琴公及李忠簡公塏執公手曰男
兒生當爲義士死當爲義鬼公含笑就禍卽丙子五
月某日也與諸公同被籍沒子孫流竄湖南配順天

朴氏有二男一女男寅監察憲司直女適陳孝淵孫
時彥公生有至性事父母盡誠居憂易戚俱備啜粥
廬墓三年如一日卓犖有風節嘗激昂慷慨願爲國
家一死焉文章夙就著述甚富遺稿及四經釋義盡
畀於崑炎惜哉且公三從姪兵曹判書江城君石柱
直摠府聞 光廟受禪失聲痛哭見醉琴公欲投慶
會樓下清渭池被成忠文公挽止退作清渭池歌曰
潑兮深兮清渭池撓之不濁注之不流投其人於此
中兮身雖死而志難渝媚疾者告云石柱不叅佐翊
又作清渭之歌悲六臣之冤江城君與金公孝誠同

日被戮公從叔名紐亦同時立懂事載 莊陵誌及
東鶴寺招魂記 肅廟朝特洗江城君丹書并復勳
封 正廟辛亥配公于 莊陵饗壇 純廟乙丑
贈公左承旨又享公於森溪廟嗚呼 莊 光之世
史多闕文有未敢索言而諸公與天人爭氣數湛九
族而不悔者與 皇朝之方鑑羣賢異世同揆愚每
讀癸酉丙子時事未嘗不流涕也夫死生之於人大
矣不殺身仁不能成不舍生義不可取故必透生死
之關用求仁義之是是故苟非神閒力定視死生如
朝暮者何能措拄天經乃爾哉公十三世孫仁稷抱

公遺事謁余狀德之文公身處下僚而秉義彌堅與
六臣同歸者尤爲卓絕是乃本天咫循民彝無所爲
而爲者故不辭而書之如此并舉江城君及公從叔
事以諭于知言之君子

延安府使洪公行狀

嗚呼當辛壬士禍有若守虛齋忠簡洪公力贊建
儲之策以身殉國危衷媵節與日星爭光其子孫克
趾先美世有名德迤故府使諱明燮其一也公字良
臣號山天洪氏系出南陽以麗朝太師諱殷悅爲鼻
祖五世至諱灌死節於李資謙之亂入我朝有諱

春卿文科觀察使 贈領議政南寧府院君諱命元
號海峯爲 宣廟名臣自後珪組聯翩而至忠簡公
扶植人紀光大其世寔於公爲曾祖祖諱疇泳以蔭
補官薦南臺不起後以曾孫在龍貴 贈吏曹判書
兼成均館祭酒考諱秉容固窮積學官洗馬妣淑人
全州柳氏郡守恕之女繼妣淑人長興任氏通德郎
述源其考也舉公於 正廟辛丑八月二十三日有
異質自孩提沉重簡默有成人儀度洗馬公喜其爲
遠大器自鄉廬挈歸漢師之白岳山下課學就業於
先輩長者之間年十三丁內憂哀毀幾滅性十七又

丁外艱哀怛著存情文備至服闋委禽於徐公英輔之門徐氏兩世登壇門下多韎韐跡弛之士聲伎歌樂日常鬧熱而公獨憲憲自持不遇物而遷亦不失和厚氣象識者知其爲大受之器云筮仕爲繕工監監役以僚嫌遞癸未除副率又以嫌遞識者又知公不苟進取如此甲申拜掌苑奉事由直長陞主簿己丑由景慕宮令出監南平縣癸巳移守陝川郡丙申陞延安府使庚子移公州判官所至剴煩理劇屏絕關節惠先窮藹德化融洽自南平賦歸出廩鎚數千緡以畀民俾斂散助不給陝川時屬飢沴并臻醫

藥以濟其死米肉以賑其生隣邑流丐亦一視施仁闔境無捐瘠或勸公以賑資報管者公曰吾以吾物救活吾民何以報爲及甲午大喪例收民賻公曰歉歲斂民易致怨咨非所以宣上究下之道亦割俸以當之邑有大同錢三十萬當納吏便從中乾沒京師有關促又匿不以聞及秋京司將論勦公集吏鄉而告之故曰吾爲負罪人顧何顏晏然官次其速理行具旣而一唱百和波奔道塗小大鳩聚三十萬錢不一日見訖竟底無事公捐俸鎚萬五千以償之又分徵該吏之族以足之或請窮治該吏公故緩之翌

日該吏死公曰吾所以緩之者職慮此耳么麼小吏取用公貨此多已非常性且知其規捉則必死而猶還入者是死期將迫也聞者服其雅量郡有海印寺供紙有舊例後見罷而猶徵責甚公出千金付吏廳名以紙役錢俾供官用永蠲僧役及移延安陝民請留不得往往有泣別者陝郡有臺與碑紀績又立生祠以尸祝云延安時八路荐歉獨延屢豐然穀價視歉邑無差殊需米一包價售升五緡公只捧九緡曰依詳定法捧三五緡固可矣而今加捧者有所營也乃盡入於賓館校宮將臺城隍之役役民流乞日給

錢卅文於是一邑改觀餓殍賴活道伯以邸債區劃事屢懇公不已至要以公貨先貸公執不可曰豈可以私妨公耶竟坐是居士即日治簿將歸邑人擁遮不得行翌曉單騎赴都延民屢百伏闕願借既而道伯見遞自廟堂又單舉公促歸公不得已還任時公莅政纔數月而民之愛戴乃爾也其判公州也稅船臭載於他境執法者以澁文論罷至壬寅有按廉者因前任事構誣苛深皆架虛鑿空也公對吏納供條辨甚晰於是諸議稱屈有欲分疏以免行遣公曰人知無實犯則幸詎可占便以輕繡啓而損國體遂赴

梅丘先生集
謫于中州未幾廟堂建白是年卽故忠簡公立節被
禍之再周甲也祀孫某罪不至濊重而尙置謫籍非
所以宥十世而慰九原也 上特命放還乙巳除司
僕寺僉正戊申八月五日考終于正寢自是年六月
示憊浸窳語家人曰死生皆有天定不必雜試藥餌
逮疾革神識靡錯措處後事罔有遺漏怡然而逝九
月晦日葬于揚州金門里良坐之原公長身豐幹風
度舒曠對人接物城府洞然喜愠不形于色孝友天
摯常以早孤不逮養舍恤終身事仲父新寧公如父
異宮不廢晨昏服勤左右日必早起謁廟憧憧追遠

恒致五息之誠晚與姊氏連墻置屋有古人燃髭灼
艾之愛雅喜酒未嘗過飲臨民尤存戒加節焉丙午
綏陵遷奉時公已視蔭而未嘗懸病占僂曰吾受國
厚 恩年且七十爲國効力餘日無多詎因潦熯之
苦而少憚筋力之禮乎盖公早襲庭訓長益琢磨不
自矜重而律已動有成法優優有寬綽之意異趣者
亦悅服不已爲治不求赫譽而存心愛物必有所濟
所蒞咸有遺愛瓶鉢之類亦爲公冥祝具載家狀可
略也配徐夫人理家有法奉先率下一遵公無違舉
二男不育取族弟章燮子進士在鉉爲後在鉉式似

克家以繼志述事爲孝撰家傳條列本末甚悉懇不
佞狀其行治屢反而愈摯義不可辭不佞於是感公
之爲仁有以熏陶於家庭且以驗忠簡之德必有所
食報於久遠也曩哲云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
厚之至也不佞於公亦云爾

泰陵叅奉李公行狀

文正公陶庵李先生講道寒泉爲世儒宗有承巍巖
李文正公詩禮之庭訓而傳習師教飲河充量卓然
爲高第弟子者卽故 泰陵叅奉諱師炳字道三其
人也公全義人自高麗太師諱棹始著姓九傳至寶

文提學諱翊移籍禮安又三傳至吏曹判書諱韞始
仕 本朝又四傳至禁火司別提諱嗣宗選勝入溫
陽之雪嶼山下子孫因家焉是生諱崱不仕是生諱
振門僉樞是爲公高祖也曾祖諱璞水軍節度使祖
諱泰亨生員以優老 恩晉秩嘉善考卽巍巖先生
諱東以道學文章拜經筵官 贈史曹判書文正其
諡也前後妣皆坡平尹氏 贈貞夫人前妣通德郎
憶女後妣學生以徵女公前妣出以 肅廟甲午六
月朔日生自幼天分特異孝友肫篤生纔晬失恃事
繼妣盡子職自知讀書文理驟進十四文正公易簣

哀戚無違禮自是專精經術以續述志業爲已任壞
篋交勗夙宵靡懈篤信聖言不得不措下學入德之
方天人性命之蘊進退行藏之義無不講研以爲踐
述之地功令之業名利之塗未嘗經心超然如三代
之士甲寅謁陶庵先生先生一見期望綦重時人謂
巍巖四子各得巍翁之一體伯得其通敏仲得其和
粹叔得其嚴正季得其果剛公於序爲叔君子以爲
知言及伯氏進士公切與仲氏榮川公互相依資有
事輒難疑究竟得正而後行之丙申登剡薦有 泰
陵之除不赴 正廟壬寅正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

壽六十九士林莫不嗟悼焉從先兆葬于沙器所乾
坐原公爲學專用心於內菲衣惡食處之晏如榮川
公幸慶山公往候衣冠皆弊榮川公欲改之公不可
曰此自適體榮川公賢之恆舉是事以戒子遵守旣
老友愛彌篤榮川公有疾公必親自扶護雖子姪滿
前不令替勞常以勤謹誨子姪曰外此無一毫望汝
也古語可訓戒者必手寫以遺之字畫謹嚴有法一
子才行夙成未娶而夭榮川公慮不能理遣躬往慰
之見其怒季子不讀書施楚歎曰此恒人所難能而
吾弟能之可謂賢矣公篤於天倫陳叅奉漢平別提

公婦翁也墓在泰華之北無主鬻者公謀于宗族鳩財歲一祭之至今不廢用工以涵養爲本讀書訟常闔目危坐隣比婦女過其門不避曰某公居恒闔目過去無傷也鄉有冠子而戒公者公造焉有一少年素驕傲無禮見公至斂衽改容曰一瞻德儀不覺愧汗沾背也元配晉州柳氏偁女生與公同年切先公二十七年繼配星州玄氏希顏女生後公二十一年切先公五年墓并附長男潤胄柳氏出聖胄正胄玄氏出潤胄二男時鉉基鉉三女趙相俊金載學朴載鳳聖胄三男致鉉啓鉉應鉉一女俞致昇正胄一男

弼鉉二女鄭錫明李濟曾孫男源學時鉉出源弼基鉉出源長源常閔致龜孟寅淳婦致鉉出源教源會尹舜善閔宗鎬婦啓鉉出源澤源弘應鉉出源昌源發弼鉉出餘不能悉記公歿知舊門人各以所見揀揚序述大略以爲其學以仁禮爲宗敬義爲程真知實踐養深積厚行篤乎孝悌而猶恐不盡德著乎恭謙而常若欲然志操之貞剛氣象之灑落心事之正大規模之謹嚴求之今世鮮有其匹又曰辨別淑慝凜乎秋霜正大光明俯仰無愧惟其不求道則彌彰嗚呼論公之世者此足以得其實矣源長嘗從余遊

謂余服公行治有素屬狀德之文余耄癯垂死神魂遁喪茫然不知措辭矣然念昔九峯節齋內述西山之傳而外纘紫陽之緒授受端的門路純正爲斯文之頂領原始要終公其庶幾哉仍述其世系爵里生卒德行之梗槩用俟知德者考焉

樓橋處士慎公行狀

公諱必璜字舜七慎氏籍居昌上祖諱修高麗時自中國東來官司徒左僕射諡恭獻自是世有顯人或享于鄉祠至高祖諱棉曾祖諱守沉并以學行孝義聞曾祖贈童蒙教官祖諱復明考諱性烈俱世傳

家學妣晉陽姜氏同知中樞府事憲其考也公生于正宗己未幼而呱不至嘔乳不忍嚙恐傷父母心仁厚柔順異凡兒未免懷其先人棄世及十一歲遭母夫人喪哭踊哀毀三年不就書塾與羣兒作業識者疑孝愛如此而天奪其二親理有不可知者服闋就學于剛齋宋公之門語默有度動止有常未或有一息之間同門諸子咸謂公果能人一已十其勤不可及也家居常誦爲善最樂之語以自激昂與三兄約曰吾兄弟早孤失學且無師友提撕若不自繩檢則放辟奢侈將無不爲已繼自今勿飲酒博奕勿遊玩

廢業與其重帛兼味於己寧節用施與於人子姪僮僕各力士農之業使無一遊衣浮食每旬視一門窮窶者賙之又約各出穀別俸之計口賑飢以故當戊子歉荒一鄉嗷嗷而公親族數十家無一捐瘠常以不省親顏爲至痛見人服齊斬衰者必流涕曰爲人子而不服此服者不如死之久矣至欲追服三年已而曰三兄服闋爲平人已久而一弟獨纍然持衰於人見聞如何遂抑情不行而猶追行心喪慘怛廢事者三年蒐輯先儒禮說增損解釋著爲一家法每宗族鄉黨有喪必往哭盡哀在次視斂襲之節及庚寅

翼宗之喪因山前不飲酒食肉三年不作閑出入及病革值裕陵祥祭不進滋味雅性恬默不喜芬華獨於山水有至樂晚卜粉溪一區築室蒔花盤旋於其間近峽村秀有來問業者必盡心誘掖化爲英才者亦多以純廟壬辰五月初九日卒于粉溪寓所享年纔三十四配昌寧曹氏士人德明之女梅溪偉之後無育以仲兄必瓚子在巘爲嗣葬于孟陽山庚坐之原方其喪與葬也遠近士友莫不哭之失聲曰賢士不可復見也云不佞曾聞剛齋之門多清修篤實之士及見公行錄益知公實行篤學若斯其粹然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無滓而局於短期竟無所成名殆古所謂秀而不實
而聖人之所嘗深悲也在嚙千里而至請余狀德其
誠苦切故力疾而書之如右且愛其端潔可以繼述
不能無望於公之身後事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

左贊成諡文敬黎湖朴先生行狀

本貫全羅道羅州牧潘南縣

曾祖考諱瀾錦陽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諡

文貞妣貞安翁主

祖考諱世橋掌樂院僉正 贈吏曹判書錦興

君妣 贈貞夫人全義李氏

考諱泰斗高陽郡守 贈左贊成錦恩君妣

贈貞敬夫人豐壤趙氏妣 贈貞敬夫人寧

越辛氏

先生諱弼周字尚甫學者稱黎湖先生朴氏出新羅國姓至諱應珠爲潘南縣戶長子孫仍籍焉麗季有諱尚衷右文閣直提學與圃隱鄭先生共倡道學主禍初抗疏言不可肯 皇明迎元使竟被奸壬所害追諡文正生諱嘗佐我 太宗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諡平度勳德俱載國乘五傳而至治川先生諱紹司諫 贈領議政諡文康道德興靜庵趙文正公并推寔爲先生六世祖也子諱應福大司憲孫諱東亮左叅贊錦溪君 贈領議政臨亂盡節爲中興名輔錦

陽公有文章節行朝議至欲破格授文衡宗伯而未果僉正公克世文獻蚤闡司馬兩試郡守公詞章氣節才猷器識爲士類所推重而厄於蔭塗罔克展布人莫不悼惜繼配寧越辛氏縣令暉之女大司憲慶晉其會祖也以 顯宗六年庚申六月九日舉先生于漢師太平館舊第辛夫人生先生不旋時而卒先生生稟絕異穎悟莊重自然近道七歲始學書不待教督自能勤劬文詞夙就從傍聽諺書野乘翻以文字手不停毫而辭理粲然人皆傳玩丙子遭錦恩公憂時先生許娶未成因喪而冠先生生即失恃恆懷

梅氏文集
至勸及罹荼毒毀瘠幾滅性爲終身痼疾焉制除屏
絕俗學專精向裏平生勸業山寺而強半在墳菴用
寓風樹之慕丁酉冢宰宋文貞公相琦舉先生行治
于 朝薦擬侍講院諮議戊戌拜諮議三上書辭不
許移宗簿主簿不就己亥十二月除永平縣令庚子
正月赴任未十月而除司憲府持平治聲雷動四境
三淵金先生抵書曰竊怪致郵之速而至愚而神固
能仰察詹睫而有以孚感云六月 肅廟昇遐入京
受服時禮官以方喪儀節 殯殿山陵祭儀來詢辭
遂終身不復獻議辛丑 別諭特召乙巳 別諭宣

召命侍講經筵又除掌令及侍講院進善并上疏辭
丙午被選 經筵官拜司憲府執義時左揆閔文忠
公鎮遠陳請召用而 敦召荐降并上章辭仍謝
賜書丁未羣小又得志士類盡行斥逐先生上疏自
劾曰臣痼疾廢摯潛翳草澤 聖明無由識臣何狀
濫竽於 天旌之列是不過因廷臣之有以臣欺
殿下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今 聖明旣以一
番人爲朋比而大行斥黜則如臣之被其汲引因失
其親者卽當同時刊汰此理甚明不待臣言之畢
優批不許戊申羣兇舉兵叛先生奔間入京亂定而

歸己酉除執義引親嫌祈免仍陳絕偏係無自用之
方 王世子薨逝先生赴哭縣庭司諫李世珪以
世子初喪先生不奔哭闕外疏論請遞先生連章自
引仍陳難進之義曰臣頃於丁未引罪之疏嘗引孟
子觀遠臣以其所主之說而有所發端不識 聖明
尙或識有否乎宋臣張栻推明其說以爲非獨爲人
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
不蔽於耳目之私矣今臣是疎遠之臣也從前忝竊
非臣自致直由向來一番人者爲之主則臣之爲臣
只觀於此而足知之矣凡今盈廷之臣自有一副當

見成底規樣其生於心而發於政者與前人相反不
啻如水火南北當此之時不惟臣所自處無可進之
理其在朝廷之道亦當斷勿舉論而除拜相續收召
不置臣每惶惑而不得其說豈以 聖旨方在於蕩
平而臣又退藏循默無所撻拂故爲是而籠罩之耶
夫蕩平之云始見於洪範蓋欲蕩平則必其先有以
大段用力於上面無作好惡一箇作字最當着眼辨
別所謂無作好惡者非謂好惡之當無也但謂其不
得有所作爲以害夫真正好惡也由是推之則所謂
蕩平者不過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如朱子所言者一

或作之而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則私智勝而天
理壞上而偏陂下而偏黨反側種種諸色無所不有
矣苟不察此而但以其混同莫辨參半互取者認做
蕩平則臣恐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旨決不出此
也且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賢不肖邪正各不
相謀合而爲一天且不能矧今所爭不止如前日之
只爭陰陽彼則指此爲逆此則指彼爲逆兩相持而
俱不淺出場無期如此者又安得以蕩平爲解而不
一出脫辨白之乎夫逆黨者是天下之惡名也士大
夫者是知禮義識廉恥之人也今以知禮義識廉恥

之人舉陷於天下之惡名此如不潔蒙身思有以洗
濯者夫豈能一日而忘之哉 殿下禁切臣僚使不
得以逆字相加其爲世道慮固至矣然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與其如此曷若一場痛
與消商明降指揮使其孰爲逆孰爲非逆曉然別白
若星日之麗空而衆目皆覩憂無未了未淨黯黯醞
釀之患也耶夫然後所謂士大夫者可幸出於坎窞
立於平地而蕩平二字亦方使得矣苟但以置而不
理爲得計則名一不正而其害必至於民無措手足
雖以已事見之前春逆變之作其所由來直坐不講

正名二字之過臣竊以爲今日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也丁未秋 聖明賜臣之批有曰山林之士何與於朝廷是非山林人之與朝廷邈然不相干涉固如聖教而然而孟子有言曰無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既有是心則於其是非之際又何術而不入於今世指斥之中也夫里各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彼但邑里之名號也而猶望望然去之今逆黨者是何等名也此名未正一味泄泄則臣恐士之自重其身者必不容易出腳以取淪胥之敗也又曰朝廷之上詔風流行直士之囚舌久矣今聞有一儒臣封

章叫閭觸犯時諱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其孤忠直氣令人竦聳真所謂喧啾百身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鸚者也 殿下竄之絕塞窮髮之地此在 聖德爲損不細而臣不敢以一語揀正若是而尙可以言官爲名任其一日虛帶耶時李公亮臣疏論光佐十罪被遠竄故疏未及之 批以慨然爲諭而遞其職又降別諭除執義上疏辭庚戌因冬雷 宣召上疏陳戒辛亥 別諭敦召又命入叅召對先生或值親忌及至親喪患或往來路中有官則輒因辭章首實至是史官洪昌漢誤以入京陳白故有是 命上疏辭

仁祖大王遷陵受服赴哭 新陵 宣懿王后祥祭
有在外不來人定罪之 命先生上章自劾冬至又
上疏陳戒癸丑連除軍資掌樂正移執義尋遞乙卯
差 元子補養廳僚屬 宣召上疏辭丙辰拜進善
再疏辭引 東宮冊禮時不參之罪丁巳上章辭職
兼謝 頒賜女四書及內訓又以經筵官 宣召上
疏辭因陳戒曰臣他無所識第不無窺斑於經籍粗
學平心之說今敢爲 殿下誦之夫平者恰當其則
無少偏重之謂也人之有心以應物爲事物之來也
若大若小一以當然之理分俵將去不得容毫髮私

意有所低仰如喜當一分則一分者爲平若過而至
於二分則非平也怒當二分則二分者爲平若過而
至於三分則非平也蓋惟平而後天則分明事理愜
當推之天下萬事無不是底真正義理不然而涉於
偏重則一切應用皆不得其當與所謂平者不啻遠
矣今羣下所爭無論是非如何競聒互激勢成薄戰
誠不平矣然其不平之罪只在羣下何與於 殿下
至平之心體哉今不耐羣下之妄作致有許多激惱
則是 殿下之心先自未免於不平欲禁羣下之不
平不幾於解亂絲而焚之乎七情之怒易發難制程

子一語最勁極怒字情狀而其謂忘怒觀理又開示
治怒切要之方 殿下不必將作古人說只如自己
說一般實履其境體貼出來則所謂於道息過半者
亦斷乎其可識矣昔者張惠叔詈僕夫程子戒之
曰何不動心忍性夫動於血氣既非治心之道而以
是而加諸人人不甚服故也噫彼至賤之僕夫猶不
可詈詈况以人主而叱責臣隣其不能動心忍性爲
如何耶人君受天地生民之責當以好生爲德不得
少啓殺心間者斬首貸誅等 教得無與斯義相盪
耶至於斥罵先正尤有損於 盛德伏想 聖明必

旋覺其失而後悔之矣聲色爲化民之末安定辭爲
安民之本惟 殿下念茲在茲焉且夫君子之於言
也亦道其常而已矣向來先天與近日混沌開闢之
教每每舉似恐涉差異 聖意固在於淬勵作新以
率羣下而但以從今爲始痛改前習之意爲之說未
爲不可何至擬用別般名目爲也蓋此事之差本甚
微細苟有闕陳者則 殿下必亟減去之而只緣羣
下過於奉承遂一向不謂其出使羣下如此豈非
殿下之所當反省者耶元首股肱一體相須也故雖
上聖君臨決不得獨運必有賴於臣下之協贊彌綸

而至有過失則又必虛受盡言而改之無少吝滯如是然後臣道上行君道下濟否則反是而亂且亾矣聖學高明於此必瞭然如燭照而顧不能如堯舜之稽衆舍己間或自騁聖智遠通莫不憂嘆臣願殿下浚惟所以致此之故洗心滌念鋤去病痛根株勿更存留些子而必以夫子之告定公者爲至戒則國事幸甚反復陳戒言甚剴切焉戊午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上疏辭兼謝 頒賜春秋集傳己未因史臣陳白 命賜米菽魚薺上疏辭謝庚申除 世子贊善仍賜米菽時贊善有先帶者右揆俞文翼公拓基

陳請加設特授又請賜食物仍有是 命先生上疏辭謝又除戶曹叅議上疏辭承 別諭荐上疏辭又上疏請勿毀箕孔朱三聖書院曰臣聞朝家有新令毀撤甲午以後書院而箕聖朱子之祠亦在其中臣竊以爲書院多設誠不勝其末弊就中區別黜去匪人不害爲正祀秩明士趨之道至若上及於箕聖朱子則聽聞所及實深訝惑夫惟書院之體雖曰異於國學而講道尊賢各專其義苟有不當毀而毀者則世道之隆替就此足卜况我東人受箕聖八條之教得免夷虜萬世永賴至於朱子則薄海內外無不尊

奉均之爲教化無窮恩德罔極雖彼士子輩擅自建
祠而夫旣曰箕聖與朱子之祠則其爲事體與他絕
異斷不得一例入於毀撤之科也又伏聞尼山有地
名闕里者有孔姓人稱爲先聖苗裔立祠一間以奉
先聖影幘而亦將僣入於撤去之中則其爲驚愕又
甚矣聖神於昭無處不臨歷萬古如一日當初奉安
得失姑置不論到今以他事推而上之至爲未安也
伏乞 殿下亟命寢之勿爲天下後世所非議則士
林幸甚 國家幸甚又承 別諭及遣掖庭人存問
賜駱弼上疏辭謝夏陳書院事曰 聖批有正道尊

賢之教臣請以生人喻之夫撤其墻屋使不得奠居
而曰非我害汝乃眷汝也人其信之乎假使當毀他
祠猶可若三聖位版所在則事體道理洩知其甚未
安也夫當初士子之私自妥靈固若屑越而亦不無
所受蓋不惟滄洲精舍故事伏見朱子行狀其敘閑
居也有曰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
先聖旣曰先聖則非可以徒爲必有遺像位置之所
夫豈屑越而朱子爲之哉且夫聖賢之神如水之行
於地中無往而不在苟精意以享之則於昭之神卽
此而在矣今於立祠揭虔之後亦安知夫聖神之所

憑依果不在此而必欲撤毀之與臺臣相持紛紛然
日騰朝紙竊恐其不能無歉於 殿下正道尊賢之
本意也壬戌上疏引 東宮入學時不參之罪四月
特命陞資嘉善遣史官傳宣 手札仍與偕來有手
書代安車之 教又除刑曹叅判累上疏辭癸亥
王世子疹候平復上疏陳賀仍辭職 不許三月又
遣偕來史官傳宣 手札再上疏申辭 手批愈拳
拳隆篤必致乃己先生以先收偕來史官回啓進詣
城外疏引前後違傲之罪 宣手批趣召一日三承
諭旨先生請遞職名以前銜承 命夏 命與史官

偕入翌朝入對敬極堂 東宮侍坐 上曰幼學壯
行儒者之道古者儒與隱異今則儒必爲隱何也對
曰臣以世祿之裔豈敢如方外者流果於忘世哉死
病纏身不克從仕非敢自高輕視爵祿也竊伏聞
聖侯常患眩氣眩之爲病崇於心氣受傷人之受生
水火而已火下水上方爲交濟不然則上下不相管
攝萬病生焉苟欲交濟莫如操心心火也發揚飛騰
似火之炎上若欠操存之功則心氣上升眞元日瘳
眩證於是焉生 殿下經歷變故心氣積傷又因事
不平每動心氣恐非節宣之道也願 聖明先正心

氣節其喜怒雖有沸羹之事亦必忍住則心漸和氣漸平非直眩氣自愈存心修身亦不外斯 上曰實爲頂門一針不爲喜怒所動甚難對曰惟其難處透過方爲學問若以難而不行豈所謂工夫乎 上曰三代之後何無三代乎對曰此在行與不行 上曰後世之不能行何也對曰皆由於不脫氣習蓋非聖人全德則有是德必有是病漢文仁孝而規模卑小唐宗英武而矯情是已 上曰若予何者爲病對曰聖上孝弟惻怛慈祥體下 聖德非不至而懇懇惻惻委曲已甚率不免有所牽制此又病也信能密切

自省餘補不足馴致純有德而絕無病則優入聖域矣張子有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皆病所謂大者非苟爲大而已以理應事如明鏡高懸物形自呈是爲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不能無係而有所偏著則其爲小且病可知也 上使世子講小學書題命先生質問文義先生進曰親師長友與家國天下各目各異而愛敬隆親爲修齊治平之本何也 東宮曰孝爲百行之源故如是矣對曰 邸下旣知孝爲百行之源請言孝道 殿下止慈之仁期望于 邸下者甚大必要做得聖人之事 邸下奉承 聖意

必親正士孜孜學問仰副 殿下所期望真爲大孝
矣先生仍請退歸 上曰中庸九經尊賢在敬大臣
之上故不許見大臣而專一見卿勉留切摯庚辰
賜柴饌上疏辭謝又 遣掖庭人賫齎御膳 東宮
亦遣宮官問安 上又遣史官偕入辭以病 遣醫
持藥物問疾辛巳進參畫講講心經中和章仰問
聖上自省於日用行事果皆中節乎 上曰多不中
先生曰既知其不中而何爲不中乎 上曰非知之
難行之難對曰所謂誠意者只是行其所知 殿下
既曰知之而猶不行之則恐是未能誠而不免於自

欺繼自今勿復自欺焉又言從古帝王家多猜疑若
有所猜憾則嗣服後雖明君哲辟豈能容貸惟 殿
下自在潛邸經歷變故爲如何而一切置而不問又
從以登庸此固盛德事然因是而罪關惡逆者亦得
以漏網則豈非失刑之甚哉國家所以服人者惟在
刑賞得中刑賞不肅則人無所勸懲人無所勸懲則
衆心不平衆心不平則馴致亂亡切宜留心不可少
忽也 上默然有間曰大訓略言之先生又言人主
所與共理惟賢與才天之生賢必有所用而人君若
不用則違天甚矣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惻字寓

意也。浚前判書李緯資質清明，休退多年，用力學問，訓誨後進如此者，曷可以科目而輕之乎？韓元震累年棄置，恐亦非事宜。上曰：孟子臣視君，寇讎之說似欠蘊藉，故予有缺元震專攻予身可也。上及高皇帝，豈不妨於尊周之義乎？先生曰：高皇帝事終是過當，今以元震之語及而謂有害於尊周，則聖教恐過矣。上曰：元震削逸，則予果知非召卿而不用卿言，是欲入而閉門也。韓李兩人當快用之。四月丙戌，入參。曹筵承命登對，上託以輔導東宮，先生曰：人臣每以不得於君不能行其所學爲

恨而臣則誤被恩遇，至此士爲知己者，死况君父乎？遂備陳疾病，難強仍勉以乾健不息之義。上問：何以則除憧憧往來之念？對曰：欲去浮念而用力太過，則匪徒無益，又易生病，必須輕輕放退，不與俱往，則自有功效。盖用工之方有操存心性而去此念者，有開發見識而去此念者，亦有超然獨造，養心昭曠之源，虛明灑脫而除此念者，惟在實用其力耳。上曰：過用心慮亦浮念。對曰：聖慮所及各當其分，則中理中節而物得其平，若過分則見於事發於政，皆未免過度，常使此心虛明不爲事物所累，則自不失。

權度矣先生又舉韓元震陳尊周之義曰我國之於
皇明有萬世不可忘之恩此虜未滅之前此義不可
不講雖國小力弱不免爲皮幣之役而忍痛含冤迫
不得已之意常在其中故昔之士大夫皆不爲西路
守令且不爲歲幣防納之事今則猶恐不爲幾何不
胥爲夷耶臣雖不敢妄爲大言以請復雪而至若尊
周之義則詎可以空言而忘哉昨年追崇 孝廟昭
揭斯義永示天下後世者不勝欽仰而猶有未盡者
先正臣宋時烈之於 聖祖其契合密勿無異於伊
葛 聖祖明天理正人心之功有辭百世而先正實

左右之如是者不得與於 廟庭配食之列者豈非
大欠典乎先正當時不與配食者生存故也今此追
配寔爲公共之論特舉而行之則尊周之義庶賴而
不昧 上以士林之爭本於斯文爲難先生曰 聖
意或以先正爲黨論之本然先正實非爲黨論黨論
起於東西末流不可收拾先正蓋深惡之累發於知
舊書中安有惡人之爲黨而自爲黨之理乎惟其好
善惡惡出於天性而已自己亥邦禮層激翻瀾以至
於此此豈先正之咎哉若疑先正過於黨論以 聖
祖際遇而不得與從享之典則在國體恐爲失宜

上曰卿言誠然先生仍力薦李韓兩賢 上卽命拜
李緯講官韓元震亦復儒選先生曰人君莫難於聽
言而如是開納臣亦與有榮矣有言違于心求諸道
有言遜于志求諸非道阿衡此言實爲萬世人主之
龜鑑能如是則天下之善皆集惟 聖上幸體此意
如有逆志之言則必求是處優容勉從雖有先入爲
主一定不易之見亦必自省明示 聖意之改悟仍
告退 上勉留玉堂朴春普亦上章勉留丁亥留疏
陳戒八條一曰毋自欺二曰不自用三曰順事情四
曰省己過五曰節喜怒六曰慎言動七曰養儲德八

曰平黨論其論平黨曰自古國家之爲患莫如朋黨
殿下卽阼以來垂意於蕩平之治此誠皇極之要道
當今之急務也然自古黨論方盛之時處之之道有
二焉一則調劑一則分別其主於調劑者固非一任
籠罩而置是非於不白也其主於分別者又非專務
剗核而不存忠厚之意也虞庭之同寅協恭洪範之
無作好惡率用是道而後來程朱之所言摠不可謂
其各持一義而不相爲用也此與集義相似必須事
事皆合於義方可以漸漸融化於不知不覺之中臣
未知今之主蕩平者果能以此箇道理從事否審如

是邦國奠安萬世永賴不然則徒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爲世道末流之害亦將不可勝言 殿下只當照之如日月鎮之如山嶽使其是非枉直不少倒置各得其歸而已若只以威怒箝制強齊其不齊之口則雖事事而防之言言而塞之將見其滅於東而生於西弊弊然日亦不足矣且臣又有潑慮於心者我國士禍甚多如戊午甲子己卯乙巳之類皆是也在其時則無黨之名雖能肆毒於一時不得追誅於公議至於近世則黨色既分雖事之是者而爲黨所累不能別白罪之大者而以黨自揜得以出脫此其

爲不幸於君子而爲幸於小人已甚矣而竊聞 殿下於惡逾大政亦或歸之於黨若是則亂臣賊子將何所懲畏此甚害事理不可不并以爲戒惟 聖明深留意焉館學儒生上疏請召還 上遣掖隸存問賈賚御膳五月上章辭職兼因旱災陳戒十一月又疏辭兼陳導養 東宮之方時正言趙重晦疏陳親祭私廟之失觸 上怒擬置重辟仍閉閣不見臣僚先生纔承都憲除 命以不可拘常例不待 下諭抗章極諫曰程子論濮王典禮云雖當專意大統豈得盡絕私恩文成公李珥亦以玉堂之請止 親

祀大院君爲非未知 宣廟所親行者爲春秋正祭
耶抑別有酌獻以伸情理耶苟是正祭則上奉 宗
廟疑於比隆請止之言固自爲得若是則祭則有何
不可而止之耶其爲無稽信如先正所評 殿下所
行得失亦沒於此而已蓋歲一再瞻拜私廟實出於
五十而慕如是而已則孰不曰當然哉惟其至情所
生徑情直致 動駕無常則恐未愜當是固知仁之
過而不如無過之爲愈也禮是天理之節文孝是人
倫之本源二者本不相妨故合於禮而孝在其中否
則原於孝而反害其孝趙重晦之疏其心只欲君父

之盡善盡美且恃 聖上之容受言不擇發豈足浚
罪也願廓 聖心切勿爲事過之悔疏入累日重晦
始 命傅生議先生亦承 批焉甲子 東宮嘉禮
後疏引闕禮之罪 上問其貧窶屢形憫念命賜米
菽先生上疏辭謝 東宮頒賜手筆忠孝二字五月
間 上候違豫過江取優承 俟待平復留疏而歸
疏中略陳頤神攝養之方再遣史官 傳諭使之偕
入及昌德宮失火上疏陳慰仍辭職并 不許冬因
大僚陳達 賜米炭上疏辭謝乙丑二月因災異上
疏陳戒夏 遣承宣詢御撰常訓又 遣太醫看病

再疏遣承宣連宣 手札敦召疏辭 優批趣召八月
請常訓中仍存尊周周字曰謹按法祖條有曰
體先尊周云云臣所得 宣賜草本依此見寫今印
頒之本乃以玉易周夫尊周尊王異同固不多爭然
先朝以來公私文字行於國中者一例用周字未之
或改豈不以保無他慮故耶今六合昏蒙辭令當務
慎密然亦慎其所可慎耳至於此等一個半個亦必
切切然去之則匪風下泉之意爲其所掩不得宣著
矣以臣所見不若仍存周字之爲得也時四學儒生
洪啓億等亦上疏請存周字遣辭觸忤疏頭遠竄諸

生刊名儒籍免爲庶人先生以首發之人義不容晏
然待罪城外 上以手札遣承旨傳諭仍命偕來先
生上六啓二疏兼陳與儒生同罪不可獨遣之意
上又宣手書連下敦諭趣令入對其初疏略曰士子
年少故氣銳位下故不甚經事類多過越正吾夫子
所謂狂簡之小子 列聖以來皆容護愛惜惟恐有
傷者豈不以國家之元氣在此故耶向者儒疏設有
過當之言 殿下直可曉之以事實而已何遽以罪
罰見加至於免爲庶民則尤有異焉傳曰士可殺不
可辱士子而降爲下賤其辱之也不已甚乎 先朝

故事非特疏儒言之臣亦言之蓋周字之存僅告朔之羊若併此而去之則泯然無復可尋區區淺慮只在於此除非喪性之人孰敢謂 殿下有歉於尊周哉特以恐其 殿下萬折必東之心爲刊行諸本所蓋覆不能曉然如白日之中天耳臣言而非則當與儒生同罪臣言而是則彼儒生宜可恕伏願 殿下參量於斯二者俾無刑政不平之患焉乙卯承 命入對 召東宮陪坐先生陳蒙養之方又言 御訓撰述臣終始與聞備見 聖學高明而乃往往有非常過舉未知何故而然耶 上笑曰予不學故如此

至於周之一字多思慮以致此先生曰 頒賜常訓其中一字與原本有異臣以自始干涉之人不勝疑訝敢請其故而巳不料儒疏繼上 聖心激惱過舉非常其罪狀儒生者有臣子所不敢聞者臣不當獨漏罪網進伏請勘不料 恩數之隆有不敢當者逃遁不得冒沒入來矣 上曰卿亦儒林而如許之類每舉先正爲言先正之爲其所舉亦辱矣對曰疏儒所爲過越則誠有之其義則尊周所重豈不有在乎仍申前疏 列聖以來培養士氣之說 上曰卿疏謂士可殺不可辱予因此自知其過矣第卿以儒疏

所謂王天下之玉爲是耶非耶其意謂予以虜爲王
渠何敢爲此言乎且尊周尊王有何異同而強爲分
別乎對曰 聖意果以玉與周全無分別則史庫所
藏本何不併改而仍置周字乎 上笑而不答先生
曰今日何時中州陸沉虜運猶旺孰有及於尊周之
說者 殿下縱不能開關絕約有所施爲豈可僅此
恆用之寂寥一周字而去之乎 皇壇之祀 殿下
不能親行則就後苑望 位爲禮 玉侯未寧猶不
虛過拱北之誠出尋常萬萬儒生雖極迷暗詎敢疑
殿下忽於尊周乎且如父母愛子子有過越之事則

雖叱責楚撻亦不無嘉悅之意今 殿下殊無此意
竊所未曉 上命取前日傳教抹去遠竄庶民等罰
目先生又力陳王字不可不改之意且曰雖解儒生
罪罰若不還存周字則紛紛者無已時矣 上乃命
芸閣所置常訓皆還存周字先生起拜曰 殿下改
過之速如是雖古帝王不吝之盛何以過之人主一
舉措所係甚重政事順理氣象和平則譬如祥雲瑞
日宇宙間萬象舉皆懽欣悅樂政事失平過舉層疊
則如疾風雷雨萬物震盪景色愁慘其不可不慎如
此願 殿下更勿爲如許過舉仍乞退 命該曹翰

送米饌又叅 書筵春坊官上疏願留留疏歸黎湖
時四學儒生付黃趙明履 上又有非常之舉疏儒
之父皆庭鞠遠竄先生上疏畧曰臣過蒙 優禮凡
有所言無不開納臣竊頌天地之德重仰日月之燿
以爲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復於
聖明見之矣忽又 天怒震疊處分過遽至於不接
臣僚連下不敢聞之 教臣於是俯仰慚痛無以自
立於人類昔之人精忠格天立談之頃感回君聽推
類充擴無有不達臣則誠意不孚使 聖上有此頻
復頻失其罪雖萬死不足贖伏乞 殿下治臣之罪

以肅朝綱焉承 批後又申暴所懷曰 聖明平日
拱北之誠無以復加而偶因一字之改致有儒疏之
舉其所云云似不諒 聖意聖衷激惱固不爲異迨
夫本字還存處分帖然則儒生輩迄可休矣而又有
罰舉 聖明惡而斥之亦其勢然也雖然聖人制刑
貴在得中明王定罪必原其情當初儒疏指斥之人
既不啻分明只論趙明履之過於畏忌致改不必改
之字使其信也則明履自爲有罪其不信也則儒疏
自爲誤聞與 聖明自引爲罪者千萬無涉至其未
後妄舉則又有由焉從來守其所見不爲君上所屈

以是爲賢者自爲儒生通患然士習之善否惟在其上導率之如何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以今朝廷之所以待士者見之亦可謂賤而不貴矣昔大禹下車泣辜曰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古聖人罪已而不罪人彼儒生類不能帖帖無弊此非 殿下所可自反者耶蓋其狂妄踈宕之氣臣以爲可取苟無此些子而只低殘軟媚而止則堂堂 聖世亦安用如此士爲哉且其所爲未知其挾雜與否而所重則有在縱不能懷之好音如詩人所云亦何可折辱之竄謫之使不得開口耶

至若疏儒諸父之鞫訊則未知其干連於逆賊綱常之罪耶其無所當甚矣今夫閭閻小民聚爲鄉會既係多人之所爲則其知與不知不得責之於其父况彼庠序中多士疏舉非出一二人豈可逐人而罪其父乎過舉之中此尤可驚 殿下虛心平氣深省示悔盡放諸竄以慰悅人心焉 殿下從前不慎言動爲 殿下臣者又無骨鯁之人每過舉方張之時巽言美辭僅僅彌縫是豈諸臣之所自期也誠以過舉急迫有以致之耳然既一向莫敢違懼習以爲常則殿下視之如無惟意所欲者理勢然也宜潑悔其執

德不固必大奮 聖志大進 聖學以補復前非迓
續新命至於廷臣一惟獻替爲心汲汲以汲豈所謂奈
辱朝廷者爲至戒而後國其有賴不然則恐無稅駕
之所矣承 優批十月 遣掖庭人賫賚駱弼十二
月 命賜米饌丙寅正月上疏辭又 別諭敦召二
月又以 御撰自省編來詢擢授吏曹判書以 手
札宣召又敦諭四上章辭不許 宣諭趣召三上疏
辭 遣承旨賜批仍命偕來四啓辭 敦迫不休先
生進城外疏請違傲之罪 遣知申傳宣手批仍命
偕來入對陳瘡病難進之狀 上曰須觀今日世道

果何如也對曰世道如此尤當招致眞賢而用之如
臣者有何益乎 上曰今躁競成風卿若來臥政事
堂則此習庶可以息卿是世祿之臣何可不顧國事
乎頃於 第六室酌獻之時上觀下瞻燈燭煒煌有
所興感而今年年甲又爲 聖祖中興之歲卿以今
日入來此實難得之會予不敢以筋力奔走望卿只
欲坐鎮浮俗耳時 東宮侍坐先生問其學業成就
仍曰爲學之道無他有益於學者則必爲之無益於
學者則一切不爲如斯而已又曰晚節爲難雖閭巷
學子猶然 殿下處千乘之尊晚猶好學以自省編

見之可知其然然學問之道惟以變化氣質爲貴而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聖質雖甚高明不可謂已到
聖域試思氣質之病果在何處乎 上曰予本稟甚
躁而猶有過高之病矣對曰凡人氣質有所長則必
有所短臣愚敢請聰明特達 殿下之所長也委曲
過詳 殿下之所短也雖知周萬物而或不免於小
察而大遺詳處太詳略處太略其爲害政令者不止
一二然所長所短實非別件必因所長而爲所短願
十分加工存其所長而絕其所短則純然理義之歸
而氣質不復用事矣又曰凡事大小輕重莫不因時

而有定形卽今急先務未知何事 上曰公字外無
他道理環顧今世渾是私意對曰今邊憂有漸而國
內之亂兆甚多戊申之變卽萬古兇逆雖幸姑無事
而將來之不爽發未可知也若或屢發則將至何境
上曰自經戊申夙宵何敢忘憂對曰亂有所由來臣
有所欲達而恐致 聖懷之憾憾今有朋友被曖昧
冤痛之誣則必欲爲之辨白况臣子之於君父乎
先王聖疾彌留而兇徒一切諱之仍以做出白地凶
言上誣 聖躬矣 殿下孝友出天 肅廟大喪誠
禮自盡每語及 先朝玉音悽咽至德如是而兇誣

罔極詎不至痛乎仍上袖劄 上覽教曰非卿莫能
言此俄聞卿言又見此劄卿非爲吏判謝恩而來也
對曰此臣積年耿結一段苦衷可質神明當今之時
雖程朱復起必以此事爲第一義 上曰予欲下教
而心有痛迫畧見於自省編及常訓矣閱奉朝賀鎮
遠亦有袖劄弘彥凶書思之骨驚弘彥已死而安知
夏無弘彥也予嚴禁野史自有深意今雖依卿言添
載大訓彼不逞之徒豈肯信之乎對曰若洞辨凶言
根本昭載大訓則豈無覺寤者乎如天海輩皆被其
誑誘者苟使一世曉然則野史不足慮而亦必有徵

信之筆矣 上曰上款語非卿不能言不設醫藥廳
非出於有心矣對曰其事關係甚大不可置 上曰
大訓之後議論帖然其餘皆枝葉對曰患生於所忽
去草不鋤根必復生草兇徒逆種既不嚴懲則安保
其更不出禍心乎 上曰卿坐政事堂然後世道可
爲今既致卿又有欲致之人乃李緯也卽卿所薦進
者也對曰此人當畀此任湖西數人若致而任用則
亦大有益矣仍乞退歸其袖劄略曰 殿下當 肅
廟 景廟昇遐之際盡禮盡孝至誠感天地而一種
兇逆寔繁其徒前有辛壬之禍後有戊申之亂者只

爲違豫二字爲世所諱馴致於此使此二字明於辛壬之際則鏡虎諸賊必不得其隙明於戊申之前則賢海諸賊又無自而發是何故而諱之乎嗚呼於此可得兇逆輩情狀矣其設心以謂不如是無以誣殿下而驅建儲諸臣於爲逆也 先王聖患跨歷年歲逮至甲辰沉重危篤蓼荼進御爲日已多而朝紙直書茶飲 大漸不設樂廳外人所聞極似平常故賢海輩生妖逆之謀天日之下兇言誣 聖無所不至至於稱兵之境此其爲凶逆萬古所無也夫以建儲事體言之國君無亂必就子行弟列策立爲儲史

牒可徵 景廟無嗣天顯至親只有 殿下一人苟立儲則舍 殿下何歸况 聖疾彌留王室孤危當此時策 殿下爲儲實 宗社大計其奉行者爲忘身殉國之忠而鏡賊輩忍以爲逆破瀕孳籍使人不敢言 聖疾自中豈無內懷不平者大勢所歷不得自拔直至戊申弄兵累日而 九重不聞其時國之危急迄有凜然夫既先之以鏡賊凶筆之教文繼之以國門懸掛之凶書前後承述遠近傳播人心安得不惑乎則所以致亂之故實有所在爲臣子者痛心疾首抵死辨白之不暇而數十年間未有以此痛陳

者或有言之者類不能懇惻感動 殿下之庭可謂無人矣類 宗社之靈近粗無事而將來之亂有不可知且或如弘彥者陰爲野史疑惑後世則亦豈非可慮之甚耶大訓論斷羣兇之罪狀而 聖疾一節畧無所及臣竊隱憂謂宜以數句語添載於大訓使二聖接受曉然若日月而兇誣更不得措舌豈不爲至明至順乎且一忠一逆大分嚴截而天網過於恢恢辛壬伏法者只有鏡虎等數賊而餘從寬典或有仍據上公之秩者天討不行不成事理此而置之則無以定國是而一人心矣 命該曹輸送米饌開政

命下違牌後上章辭職仍辭米炭是日賓對 上出袖劄下詢時相金在曾宋寅明等皆以爲大訓是金石之典有難移動 先王證候筆之文字而頒示似未安懲討一款依儒賢言亟 賜處分壬戌又上章辭職申暴所懷曰自省編與大訓同一 御撰而自省編有內外之分所包甚廣至於大訓則不及他事專主辛壬一案凡涉逆亂一一備載使後人曉然無疑况其關係之至重至大者耶今謂當嚴討逆而不必添載者其言似矣而臣謂兩事同爲一事蓋如醫者診病必知病根在某經然後可以隨證下藥拔其

病根使不得復作不然而只爲表洽而已則一證纔除一證旋生弊弊然日且不足今執言而倡亂既有所由不從這處明白而但曰討逆則是未勦乎爲違情節而先擬律名豈不如醫者之不知其證而徒然用藥者乎承 批後入對 上問領相金在魯曰卿劄中請從者何事在魯對曰袖劄所請添入及討罪商確爲之之謂也 上曰大訓告于何處金匱石室既藏之後一字增刪是動搖大訓也予別構一文字其共看而議之領相曰冢宰所請之意不入矣 上曰後世子孫當以其時事暴之自我爲之不亦苟且

乎先生曰不言亂之所由起則正如臣疏所云醫者不知病證徒爾用藥也義理無窮勿以此爲足 上曰予意則此事以巴豆大黃瀉之可矣對曰有瀉處有補處 上曰從當商議務歸至當劄末所言已有商度不待講求頃日元良詢辛壬事一邊方疑懼此機會善爲之乃無後弊謂領相曰冢宰承命豈不有益於世道乎仍謂先生曰卿雖非爲吏判行公而來予亦非爲觀瞻實爲世道也先生乞歸甚懇領相曰儒賢言不用故欲歸 上曰何爲不用予若致卿而不能聽從則當許卿之歸矣 命中官扶掖右相趙

顯命疏斥大訓中添入 聖疾事仍伸救泰億爲將
功贖罪之論先生待罪金吾門外 上遣史官宣召
先生上書啓卽日退歸領府事金興慶副提學李德
重知事尹陽來等五十七人聯疏伸救論斥顯命
上累遣承宣手書敦召仍命偕來又宣御製詩曰卿
心可質彼蒼蒼何以過嫌右揆章今予掇文揭義理
君臣必也講消詳又曰古往今來一箇誠其何拘掣
抑予情卿若不諒是我志茲將命駕向南程題其首
曰寄冢宰替躬請書其末曰寔由于中小諒小諒以
手筆書下朴文秀又上疏論罪辭極悖惡先生待罪

城外 上累遣承宣宣諭趣令入侍仍却御膳又遣
藥房副提調洪象漢宣諭趣召先生附奏曰臣劄與
相臣重臣之疏主意各殊臣言而非則相臣重臣爲
是相臣重臣非則臣言爲是沒無兩可之理 處分
未下之前不敢多辭辨理 諭曰過矣過矣其卽偕
入聽我面諭仍責承宣不善傳諭曰若此不已命駕
之外無他道理時文秀旣 命拿處又命尹陽來等
并下金吾先生以摺紳就囚引罪 諭曰卿自卿諸
臣自諸臣今處分諸臣非由卿也卿若偕入庶可慰
卿而參量不然嚴處而卽爲展謁謝否德不能導率

舊臣諒此意卽爲偕入是日過午不進御膳又遣洪象漢傳教曰見卿入來則當進御水刺不入則不可進御又多不敢聞之教日既暮俾政院續探冢宰行止夕入對上命大臣諸宰同入仍曰山林之人所見自異不設醫藥之廳做出兇誣之說慣聞於耳故其爲言如是而其欲添入者亦非不重大訓之意也右相之言傷於太快若曰冢宰雖非欲改大訓而此路一開動引周公者必將接迹云爾則亦何所妨耶顯命曰臣愚不及此聖教曲盡矣上曰右相謝過矣不止此戰國事將奈何先生曰搢紳

疏雖多崇品論其言之先後則枝葉也今舍首罪而治枝葉臣心惶蹙固勿言朝家刑政亦非得宜臣旣迫於嚴命而造朝則所以仰酬知遇者惟在爲聖上辨明罔極之誣兇言根本僅發於數十年積鬱之餘右相縱不能自言其忍沮之乎先王有疾何害於聖德而必欲諱之者其心可知臣劄所言只言諱之者爲罪使聖德昭然明白而已聖上被誣何等哀痛而右相畧無一言道及只以添載二字爲臣罪案是果何意也司馬光文集言英宗病狀多有不擇發者當時未聞以此加罰且以事理言之天

地亦憾堯舜猶病以至經傳事體重大何如而後儒
議論猶或敢到今雖大訓豈無容更議乎况臣所欲
添者關係 聖躬較益重大而必以是爲臣罪大臣
始之重臣繼之臣之蹤跡豈不駸駘乎又曰凡事只
當以義理是非論之今摺紳聯章未知事面如何而
所執則有在且擬人必於其倫 聖教比擬全欠稱
量 殿下發之雖易而當之者不亦冤痛乎人君以
克己從諫爲善今許多摺紳駢首就囚何等過舉而
此一事猶不快從臣請况其大者乎 上命入昨日
傳教親自抹去仍命摺紳諸臣與朴文秀并削職謂

顯命曰卿事予幾年矣予豈可使卿與山林之士爲
黨人之首乎對曰臣則無可言矣 上謂先生曰卿
亦忘之對曰右相若悔其非改前之爲則臣亦何必
慨懷第大臣一國之所重而如許重事容易論說致
朴文秀之疏其云嚴加處分以正君君臣臣之義者
極其危怖如是聲罪雖殺之可也然此則猶就臣身
而言其曰大訓是勅斷兇逆之鐵案 先王聖疾何
可添入者其語勢比倫豈人臣所敢言乎急於構臣
而不覺其自歸悖慢也又曰天下事無兩是兩非而
殿下每事觀其顏情而委曲處之甚非應物之道也

今以臣事言之 殿下作爲史牒所無之過舉且以
萬萬不倫之事督之俾不得伸其廉義豈不有憾乎
古人有中年節約之戒 殿下徹夜不寐激惱頻數
俱非向晦宴息之道也又曰臣以 聖教每以親臨
爲言且有待卿進御水刺之教故冒昧一入而論其
情勢不可一刻留滯領相曰 殿下於袖劄所陳以
未了案爲教而今無提及此非待賢之道 上曰此
事更爲商量而去乎先生曰臣只陳義理之當然處
分在 殿下與廷臣豈以臣之留而爲之臣之去而
不爲乎已已畱疏而歸疏略曰臣臨發葵藿傾陽爲

益切惟乞 聖明慮患必周詳命令必嚴重以尊王
綱以嚴天討克踐前日之 教無爲空言之歸又上
章辭職兼陳所懷曰今日紛紛都由臣故蓋亦不量
力之甚然使數十年凶言根本一朝由臣而脫若發
蒙則雖顛沛之死萬萬無恨此等關係舉國公論而
不料相臣重臣一節加於一節其言至爲駭怕無乃
有別般義理非臣所能見及耶非然則爲 上辨誣
似無極不用而何其有許多不齊也臣言殆若揖讓
解圍聞者必笑之而臣心則戚矣朴文秀問其職則
位上卿也言其疏則非細事也是宜相與極論不有

益於彼則必有益於臣豈可以不足怒而置之乎夫以言 聖疾爲無君君臣臣之義則如金騰顧命凡言王不豫之文亦當一切謂之不正君君臣臣之義耶以添載爲罪則必如文秀之數十年食君衣君目見 君上罔極之誣越視秦瘠不發一辭而後方可謂正君君臣臣之義耶噫辛壬諸賊當國四年只以殺人爲事建 儲四相一時駢戮其他枉死不可勝數非有諱疾之事雖兇逆如鏡虎必不若是之肆也及至戊申直做千萬誣罔之言耳不忍聞口不忍說極天徹地安有如許冤痛乎言其所由無非以諱疾

而致之雖其從前有偏私之心者到此寔瞿然驚悔而乃守己殘詆忠言不已若是而自謂明於君臣之義人孰信之矧今亂根故在迎萌未折爲勳臣者淺思卻顧寔無不至而乃反藉重脅持使人不得開口亂賊無所懼而助之氣是豈爲國忠慮之道乎國之大事當一聽義理如古人共推車子之爲今以麤豪之氣行悖謬之辭意在求罪危殆莫甚始知數十年間無一人敢爲此言者有以也且臣於大臣又有一疑頃年其兄左議政臣文命臨卒有疏自責以不忠不誠其語深切臣固未知爲何事而或聞其爲相累

年每恨其不能辨白 上誣將死之言至於如此果
然則其賢於餘子遠矣惜乎今大臣之主意不同如
此也彼此之言判若冰炭決無兩可之理而幾多年
每如此度過了無所裨徒爲亂階惟 殿下深留聖
意明示是非使國論有歸一之期人心無歧貳之患
時聞 上俟靡寧又過江承 候遣史官 諭召辭
不進留疏陳戒而歸 上又遣承宣史官詢及 御
撰文字先生又上疏辭職略曰知臣罪臣都在臣劄
直可期之後世固不敢望其見諒於今之君子矣第
其所爭則事無大於此者正須明白曉諭使其各有

指歸而相持不決無期出場臣誠惶悶無計進身而
收召不置職各自如是何異於姑舍汝而從我者耶
是非者根於天性事之所在是非必隨 聖學高明
於此燭照而夷考所行或有未然凡於敘秩命討一
切大小事率任其是不全是非不全非 殿下以是
行之數十年其已然之驗亦自著明今又只循前日
塗轍則臣恐朝臣之爭鬪愈甚世道之壞敗愈劇其
勢不至於危亡則不止也七月連上二疏辭職 手
批許遞吏判遣太醫持藥物看病陳章謝仍辭宮銜
其疏略曰臣言實國家大故關係安危治亂浚不容

遲疑等待惟 聖明無以反側爲自安無以處分爲
已了必就逆變根柢早爲辨白如前劄之云則事體
旣無少妨國論又且歸一庶幾其亂無由生矣 優
批敦召除右叅贊又遣史官特召仍詢詩傳疑義附
奏辭召條對疑義九月 命追奪秦耆鳳輝錫恆官
爵蓋因先生袖劄陳請始有此 命差掌樂院提調
又 命賜米炭上疏謝辭丁卯四月 上聞先生疾
遣太醫持藥物留視兼有米餼之賜上疏謝辭 宣
手批連遣掖庭人存問賚資御膳上章稱謝兼辭職
九月 聞病證添重命擇送太醫持藥物看病又

遣掖庭人存問賚資 御膳十一月上章謝仍辨朴
文秀疏畧曰臣病中伏聞朴文秀疏復及昨年事多
般費說別引登對大臣添爲已接凡人言語出自中
心皆有主張彼若果悟其失則快說今是昨非固無
不可若未易則力守前見亦可也何至強引他人爲
此遊辭不顧其與自己君君臣臣者相左之甚其亦
異矣今以文秀前後二說推之不可云者就事平論
之言也君君臣臣云者聲罪致討之辭也二者輕重
之不倫豈止一指與泰山而乃移此就彼混同爲一
告君之言若是其荒乎文秀疏以領相登對時有大

訓體重有難移動之云故引而爲援戊辰正月上疏
陳戒兼辭職不許四月病候益添又遣太醫看病
擢授左贊成兼世子貳師遣史官宣諭疏辭不
許五月拜成均館祭酒時有先帶者命特設一員
除授遣掖庭人存問賜米饌又遣太醫看病七月
病革醫技已窮不復進藥著古今辨學誠草自誌戊
申移寓尹氏亭閏月丁巳復遣太醫持藥物看病
命侍人編竹作牀爲備襲斂所用取上服置卧側八
日庚申亥時考終于僑亭正寢是日大風撼屋電光
徹曉又有白氣繞舍訃聞上震悼議舉哀以無舊

例未果行傳曰貳相養德山林爲世矜式予之倚
重元良恃輔其惟此人豈意聞此痛悼一倍喪葬諸
需造墓擔夫四名日祭需限三年輸送承旨金漢喆
曰山林之士鮮不貧寒而贊成之貧世所罕有朝夕
屢空服着甚踈只有薄衾一件經冬過夏於此可見
其儉德隱卒之典如是隆摯實光史策矣上曰初
終想應無策矣夏飭歸厚署急送棺材癸亥成殯于
本第行成服上遣承旨致吊命賜禮葬禮視三公
東宮賜賻遣宮官致吊館學及諸道書院爲文致祭
戊辰胤子師近追先生雅志上疏辭禮葬兼上遺疏

半藁疏曰臣一病三載支離不死秋毫莫非 聖恩
今大限已迫更無生望瞻望 宸闕豈勝於悒仍念
人臣永訣之際必有最切要可聞於君上者今日國
事莫過於輔導 春宮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雖在
閭巷士夫亦然况帝王乎惟 殿下澁念此理必使
之親近讜士斥遠邪佞日以正事正言熏陶成習以
基無疆之赫業焉且帝王講國之道防微爲先茲事
不待遠引只以 殿下所經歷驗之亦可見矣始之
不慎終致大亂者有之將來亦安知不復然也疏入
玉涕被面批曰覽卿遺章想昔入侍一覽涕面若見

卿焉爲元良懇懇拳拳感歎其忠深嘉其意今覽此
章九原奚遠手寫其答字字揮涕特令承宣往宣以
讀又 賜師近疏批勿辭禮葬九月 上親製文致
祭 東宮遣宮官致祭玉堂金善行請依故事不待
狀 賜諡 上特從之取諡法道德博聞夙夜儆戒
而曰文敬辛未葬于廣州雙槎里負良之原李夫人
先葬于此稍移其穴而同祔甲申五月以宅兆不利
移窆于同麓異岡亦良坐也令道臣給役夫又 命
該曹錢布拔例輸送己巳七月 遣禮官致祭乙亥
逾獄大起辛壬諸賊盡行誅討 上追念先生袖劄

所陳 命贈領議政兼銜如例親製文賜祭此其先生出處大致也先生資質敦懿孝悌天植志道最早而不囿於俗學發軔甚正而不墜於師承潛藏暗修妙契默悟充養積厚德性堅定無礙於理不疑於行發之爲文精緻潔淨無贅剩澗襲卽其文理之密察可見造詣之高深也清修固窮之節如玉如冰生於世闕而自持寒素平生少許交於一切外慕澹如而終始遭逢是名實自然之符不藉於吹噓薦引也若其三進三退俱有尺度初則爲伸其分義再則爭尊周字終以冢宰進則以辨 國誣討亂賊先於爲政

雖其櫟鋒交發初服遽反而正三綱明義理有辭於天下後世先生力也逮拜貳公先生已病遺疏之特及於防微者深意可知竟未畢陳斯爲先生不瞑之恨而其志則益炳然也先生自幼屏居隱約不以事物經心獨於前聖遺經專精鑽研逐章劄述積以歲月折衷羣言開發宗旨錘量輕重不易毫髮以爲興衛斯文嘉惠後學者曰讀書隨劄又有朱子往復彙編春秋類例文集季譜嘗撰經書會同二禮異同正其凡例手書數卷而未卒業自誌所謂千古之憾者也先生講明名理恪守洛建成訓斥世儒務新尙奇

之論曰儒林長德有如九翁者則此說何敢售乎其
論未發戒懼曰未發之際難致纖毫之力故朱先生
謂着不得工夫然其意則未始將工夫但歸之已發
一邊如所謂未發工夫之類不一而足各有所指不
可一槩論蓋其所謂工夫只在冲漠中照管不曾放
失而已胡季隨以戒慎恐懼爲所以涵養於未發之
前而朱先生謂之甚善戒懼既是工夫名目而所以
養於未發者則所謂未發工夫元非直拈未發底地
頭喚做工夫看以戒懼之所養者爲在於此故云爾
今徒以戒懼爲工夫而於未發上禁不言工夫則未

知戒懼之所養爲甚麼耶其論人心道心曰人之所
以爲人者性與形而已矣以其爲人生所有之形故
謂之人以其爲上帝降衷之性故謂之道既不可以
此爲彼又不得以彼爲此二者之面貌既各不同而
且有這心以爲知覺焉故見之於發用而形言如此
若無此心而但惟性命形氣而已則其不能自做主
張與彼在身之理氣一般何以人其所謂人而道其
所謂道也哉退溪先生主於兩邊說下者固不害爲
各濟其所從來矣而過於離析有如理發氣隨氣發
理乘則語意終有未備且捨人道當然之目而替換

四七故有栗谷先生之議所謂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則發盡理氣之情狀洞然無晦程朱以來無此論矣然凡有理有氣者蓋莫不如此今若於人心道心而亦專用是說則雖得乎不離之本色而易抹却對列之分界總而論之退溪之分列栗谷之不別其所自來恐皆偶失照勘矣其論心氣之書曰心之所以爲心者以其出入動靜千變萬化而其所以能如是者專在於氣機是則心乘氣機而氣機爲心之所乘其分有如是者蓋須并氣質形氣然後方完得箇心然其不可

以氣機蔽心則明矣其論心性理氣之辨曰中庸所謂未發既謂之中而又謂之天下之大本則是天理源頭至純至粹至淨至潔正程子所謂不容說底豈得有些子他物帶累并容於其間乎夫衆人之稟固不與聖人同而以其原初言則唯一善外實無他雜故未發體段湛然粲然聖人無所加衆人無所損元無兩樣今謂其本有相雜則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各自出來者也豈有是哉蓋氣質者是形而後所有只隨之各自爲一性與所謂天地之性終須有分雖未容侵入於未發境界固不患其無置處矣且所

謂未發非是無來歷特然說起直從首句天命之謂性說來節節相應此其本旨只在於天理根源不可和氣質說者不亦較然乎未發雖單言理而實未有無氣獨立之時盖有如是之理則必有如是之氣理之爲理只於氣上見之不爾則竟何據而見其爲理乎苟無是氣則固不得爲未發然此處直與無氣相似同一氣也而未發之氣則洞然清明與天理爲一而無毫髮隔礙氣質之氣則氣爲之主清濁粹駁便有許多不齊夫固有清者粹者不只爲濁駁而不善其終屬氣質若未發則爲天命所在是何得并而言

之乎又曰戰國擾攘之秋人不知性之本善世道弊敗罔有紀極故孟子道性善使知聖人之爲可學至而不以自畫其功固大矣然人生氣稟不得無惡於此終欠一轉語故荀揚之徒看此不破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亦其勢然也直至程張二子出然後始有氣質之說自是善惡二者曉然各有指歸聖賢代作逐人發明義理各有事在今將氣稟之惡要以侵入於性中者未知何所緊關也夫道亦器器亦道然聖人以形而上下際斷得分明今以本然氣質言之本然者形而上也氣質者形而下也於其本然而

見其一同於其氣質而見其各異就其不可離也而識其不相雜就其不相雜也而識其爲不可離只如此而已矣知此則義理之所同然庶乎其犁然有當而彼以氣質二字蔽性者可知其爲滯器而迷道語下而遺上之歸矣帝衷民彝無所謂惡爲惡者氣質所爲而善之遺失也故程子曰言善惡先善而後惡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曰原於仁而反害仁原於義而反害義以此言之其不爲本來所有昭昭也乃以之并據源頭謂有相雜之候則其謬恐不但各理之失而已也心爲理氣之總宰朱子雖說心者

氣之精爽亦何嘗禁切理字而不入於心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物氣也則理也所謂心者是物耶則耶苟曰則也則已不然是亦氣也既曰氣則雖是至神至靈之物詎能自會無則而獨自立乎然則雖是氣之精爽而亦不可不以理氣揔宰言之也其論尼尹事曰吾於尼尹所疑有數件觀所撰權惟墓與其弟推之墓文則其終始扶鑿不得自掩夫鑿既改註中庸至己亥禮訟繼撰宗統之說欲害尤翁於斯時也爲尤翁門徒者其驚怕痛疾不待言矣而乃陽擠陰與至伏法之後猶致稱惜夫事人爲師而乃

與欲殺師者藕斷絲連如是是不但豫讓所謂貳心而已觀與玄石書所謂先人無可死之義者則與其父所謂與妻友約死而不能死者大段背馳城陷之日動輒約死及夫所約者皆死不負約而乃以其父獨爲苟生之故謂初無可死之義者非愚則悖也觀其受父墓文於允翁而屢以他事來責則其用意之不美畢露無餘夫爲其親受文於人者豈非以其人爲賢哉况以門弟子一生服事詳其言行則其事體與托於他人之賢者尤有間是則在其時猶以其師爲大賢也所作雖不副所望何可以是斷其爲惡人

而愛憎疑信一皆頓換耶蓋其每念羞愧終有放不下者是以一聞尹鑄以可以死可以無死爲喻則竊幸其有出脫之路把做話頭每每舉似於人至敢肆爲援上之說使人不得開口可謂小黠大癡矣然亦不敢自信而類爲謎藏掩翳之語又間討別事朝移一書疑及心地夕移一書責其做言紛更往復索性逼拶若是者蓋以爲若只碣文之故而己則不足以壞其師之重名一朝爲大故無狀之人故爲此百道攻城之計以故文字未及出場而其師之惡聲先已四布矣只此三件事生心害事節節可疑今且就

師生一義言之語曰擇不處仁焉得智然則弟子之於師尤可見已尹不知尤翁之不賢而師之則爲不智知而師之則爲不仁且古人有言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義不但在父母於師亦可用使尤翁真爲惡人如瞽瞍猶當責彼以不能底豫况尤翁萬萬不爲惡人耶蓋其得失只關二人之身則直當置之矣今也不然上焉而國家之興亾朝廷之進退下焉而學術之顯晦民生之休戚皆於此係焉有憂世之心者其可嫌於爲黨而不言耶又著大尹詩語辨曰其敘懷處有云未効北地王謀死此其心早已有在夫擬

人必於其倫已不過閭巷匹士彼則天子之子貴賤不啻天淵縱曰只取其死義自古薦紳儒生當難殉節者甚多何必北地王而後可哉蓋以北地之死形夫 孝廟之不死於以規絕議己之口若曰 孝廟亦有是失爾何敢非我云爾而暗地侵擬未敢公誦至其所謂日記他日他人之說出則方始現露無餘矣吁 孝廟果有不死之失乎 孝廟之江華北地王之成都固同一危亡之地然北地則與後主共居一城之內 孝廟則與 仁廟在各處北地則後主將出降宗社之墜在當刻 孝廟則 行朝隔遠國

之存亡猶未可知城破之日無脅迫受降之事及夫南漢下城則其恥固罔極然九五之君位自在千里之封疆如故 儲貳與 孝廟擁而北去卽戰國時互質故事其始也既未可遽死其終則尤不用死昔顏淵答夫子之問曰子在回何敢死設使北地而當此之時其必有商量者在其擬之於 孝廟當乎否乎其無嚴甚矣先生篤信尤翁曰顧今世道交喪天壤易處靡尤翁孰能知貴王賤霸尊周攘夷之義乎韓子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吾亦云尤翁之功可配朱子攻尤翁者實不知理義之重以故立論如此配

貞敬夫人韓山李氏僉正河女牧隱文靖公後也生後先生一年歿先先生二十五年墓附左無育系子師近縣監有二男進源綏源府使一女適黃馨庶子師僕綸源理源健源素源女具章遠師僕出也進源系子宗塾縣令綏源系子宗學左尹女判書徐能輔庶子宗天縣監綸源系子宗述理源子宗舜女李義緝健源子宗述宗寅宗文素源子宗協先生誠貫金石行通神明鈔齡聞道澁造獨詣階級之嚴而寸積銖累進修之勇而若篙撐船書無所不讀則博之以文也行靡所不實則約之以禮也存養於幽閒靜一

之中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不滯於言詮無局於見
聞知思極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馴
致於至德凝道於是焉發揮文章精義妙用本諸行
事之實真所云沈潛仁義之府從容禮法之場者也
肆不求人知而有朋來之喜不擬世用而有賁園之
勤如有用我可舉而措之若其難進易退則有壁立
之限不枉所守則有御者之羞契重君臣而斷之以
一義字學本經濟而參之以一時字知我者天不要
衆人之譽殉身者道不求一世之名苟使先生少須
臾無去則君心若可回時事尚可爲而其行望望

不俟終日不欲以一時之僥倖少屈平生所守之自
重知之者謂之高潔不知者謂之果忘想望者或失
圖浮澆者或工訶而分數輕重惟知道者識之難爲
世人言也然而一言之重而百世知懼則不樂成人
之美者徒見其不知量也先生雖不以世道自任而
其爲世道重則隱然如山峙岳立無運動之跡而利
澤之及物溥博是可驗先生積學之功立誠之効有
非一善成名者之可比曠世而真儒作則當朝暮遇
也并時先進遂菴芝村諸先生莫不愛重而農巖三
淵兩先生相對輒言朴某可戴於頭上陶菴李先生

與之同年同德而贊先生論理以爲不可及金鑿齋
用謙當乙亥逆變歎曰黎湖先見真如明鏡其遺疏
已知有今日事是在先生爲大德之川流而亦可認
明理知言之功也先生有不昧之識難奪之操處世
得盡之上九而不以師道自處則用顯比之義蓋病
末路儒者務外近名不克量時量已也所謂處則有
守出則有爲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者先生
有焉卽其專於內修務於實得不淫於詞華不涉於
泛濫亦不驚於高遠而淪於卑近門路之正規模之
密可以傳百世而无弊質往哲而無疑於乎懿哉先

生易簣過百年而尚無所狀德大德之徵若不繫於
文字而無文字亦何以記實哉然體裁甚重故及門
諸賢皆推讓而不作已盡凋喪無可以屬筆者宗學
宗塾命直弼代斷直弼生不逮覲德識不能知德而
自髻鬣已知東國有朴黎湖先生苦心悅服有不忍
辭者而亦不敢遽議荏苒十數年而宗學宗塾俱切
直弼亦癘病垂死若復因循淹遲而風燭奄及則恐
貽斯文千古之恨故力疾涉筆撰次其言行稷槩結
以升堂記述用備永世之考信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